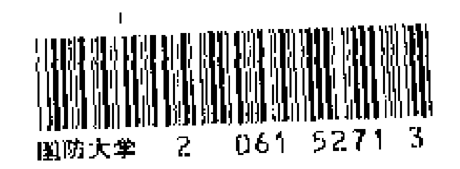
世界史精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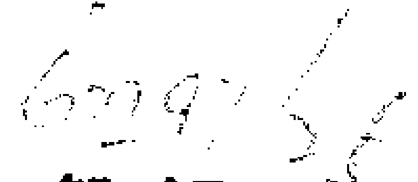
私有制的祭坛

——苏俄大地的红色地震



长春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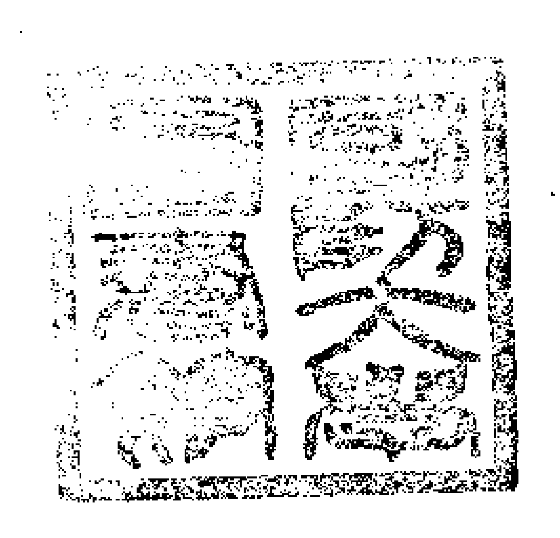


世界史精览

私有制的祭坛

——苏俄大地的红色地震

刘丹峰 张庆海 马立智 著



长春出版社

（吉）新登字 10 号

世界史精览

私有制的祭坛

刘丹峰　张庆海　马立智　著

责任编辑：张耀民　　封面设计：王国擎

长春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长春市建设街43号）　　建平书刊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1995 年 2 月第 1 版

印张：7.625　插页：4　　199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07 000　　印数：1—5000 册

ISBN　7—80604—220—2/K・16

定价：10.00 元　（全 32 册）388.00 元

《世界史精览》编委会

序

人，无不憧憬明天，也频频回顾昨天。从总结昨天得到启发，汲取教益，变得聪明。个人如此，群体亦如此。作为类，人类也是如此。这个昨天，就是历史，是不可追回的客观存在的历史。历史家去研究它，表述它，写出来的，人们也称之为历史。

历史家的历史不是百分之百的绝对“客观”的历史。他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试想，你逛过一个商店归来能把万种商品千人顾客百般陈列一一状写得“客观”无疑吗！何况人类历史的复杂性那是商店的琳琅满目无法比拟的。而且，他也完全没有必要去追求这一点，个中道理不言自明。每个历史家都从不同的时代视野、不同的方位视角去审视客观的历史，写出不雷同的历史，得出不同的见解：或灼见、或偏见，或深邃，或表象。

今天不是历史，而是现状，一旦到了明天，今天的现状就成了昨天，成了历史。于是二次世界大战、冷战时代、文化大革命，海湾战争等等便相继进入了历史家的视野，历史不断增添新的、需要从头研究的领域。今

天的历史家写出一部最成功的史著，明天的历史家也会感到不足。因为总会有新资料的发现，新研究手段的出现，更重要的是认识的前进。比如，一个阔别几十年的游子重新回到家乡，村边小溪所引发的思绪，必然与他儿时同小朋友戏水时的感受迥异。那么，一代代历史家之间对历史长河的理解又怎能一致。难道还会有哪位现代历史家以"宗周""据鲁"的原则去写春秋么！不唯如此，在历史家的历史中还有历史的伪造，尽管历史伪造者在史学史上极少（不能把或由于疏忽，或由于资料不足研究手段落后造成的失误列入此类）。且说那部曾被推崇备至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罢，如不论其历史观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多少共同点，仅就史实而言，这部大作中充满了大量伪造，并开了一代谤史的先河。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一批批列宁时代的老战士被污为"帝国主义走狗"、"奸细"、"间谍"。谎言即使由钢铸就那也是脆弱的，如今那些污陷阴谋已真相大白。历史家当然要重写这段历史。

正是由于存在上述种种因素，从孔丘、司马迁、希罗多德到今天，古老的历史学还在开拓前进。人类只要拥有明天，就不会忘怀昨天，历史之树常青。

历史学的功能，因写史人的眼界不同而不同。司马光把他主编的那部名著题名《资治通鉴》，目的了然："资治"，为君王提供统治术，达到一家天下长治久安。封建社会的"正史"大抵都奉行这一最高宗旨。随着近代

民主政治的推进，以维护专制统治的统治术为中心内容的封建史学逐渐被抛弃。本世纪20年代末兴起于法国而后波及全世界的新史学学派一反传统，冷漠政治史，热心“长时段”的、普通人参与的历史问题，社会史、人口史、家庭史、心态史备受青睐。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历史学的社会功能极为重视。他们稔熟古代史，他们对古代农村公社、国家起源、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研究巩固了哲学唯物史观，确证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确证现存制度的历史暂时性。现实的阶级斗争史更受到他们的重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篇幅不大，但却不能不列为马克思的重要著作。它成书于1851年底至1852年初，却预报了下一次法国革命即近20年后的巴黎公社革命的主题：打碎官僚国家机器，代之以社会公仆的政府。这个主题至今光辉不减。

垂范史坛的大家大手笔毕竟是少数。以一般的教化功能为主的史著则是大量的。这其中有的明确限定主题，如爱国主义，国际主义，英雄主义，等等；有的则是一般历史知识。我国向有重视历史通俗读物的传统。《三字经》从“自羲农，至黄帝”开始，用了大量篇幅讲述历史。宋元时人陈栎的《历代蒙求》、黄继善的《史学提要》等以历史普及读物常传不衰。世界进入信息时代，国家走向改革开放，普及现代科技常识，加强外语学习，都十分重要，今人的知识结构也不应照搬古人。但是具备一般历史常识还是十分必要的。

近年来中国历史普及读物编写和出版都有可喜成绩，有的工程浩大，有的富有新意。世界史方面的同类读物相比之下略嫌不足。长春出版社的同志非常关心这方面的工作，倡议、组织编写这套丛书。倡议得到一批同仁响应，有学有造诣的师友鼎力合作，有在读学位的青年朋友热情参与。历时近二年，丛书即将付锌，如果它能在普及世界历史知识方面能起一定作用，将是几十同道的极大欣慰。

编写这样一套通俗历史读物，在我们是初尝，没有设计成规，只提出一般原则：科学性与可读性。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具体处理，则由每册作者自夺，文责自负。至于风格，更没有追求划一。倘如常言所道文如其人，那末，30 余人本就各异，何必一律严肃、一律微笑呢。从几千年的世界历史长河中，选出 30 个左右题目，当然只是举起算算大者。但也有些重要题目因有关通俗著述较多，本套丛书就没有再重写，好在读者也不是把它作为教材来谈。

全体同事虽付出很多劳动，但纰漏在所难免，敬希方家和读者指正。

申晨星

一九九四年六月

目　录

第一章　并存的政权

举世震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了三年，沙皇俄国内部各种矛盾迅速激化，于1917年2月爆发了二月革命。它的爆发，结束了罪恶的沙皇统治。俄国境内两个政权同时并存，这在世界史上是罕见的

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虽然其社会发达程度远逊于西方发达国家，但通过1861年改革，资本主义在俄国用了几十年便完成了西欧几个世纪才走完的路程。

20世纪初，俄国紧随英、法等国之后，也步入了帝国主义阶段。但就在此时，它仍保留着大量的农奴制残余，最主要的表现是地主土

地所有制及政治上的沙皇制度。

沙皇制度的压迫及土地的地主所有制是俄国落后的重要原因。根据1905年的统计数字表明，俄国不足3万户地主拥有7000万俄亩的土地，而1000万户农民占有的土地也仅仅这些。

农民由于土地不足，为了糊口，必须接受地主苛刻的条件，这是农奴制仍在剥削的证据。

沙皇的权力无处不在。他掌握国家法律制定、颁布的大权，以及任免官吏和大臣的权力。人民生活极为困苦，却要受沙皇的严格控制，甚至连普通的家庭聚会也是违法。

无怪乎19世纪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赫尔岑说：警察是“不戴王冠的君主”，而沙皇则更进一步，是“戴王冠的警察”。可见俄国的政治统治多么黑暗。

尽管俄国资本主义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被军事封建的因素困扰着，成为具有军事封建特征的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在沙皇制度下尖锐起来。

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国家间重新瓜分世界、争夺势力范围的战争。俄国虽然较西欧发达国家落后，但那种企图从土耳其手中夺得黑海海峡和君士坦丁堡，从奥匈手中夺得加里西亚的欲望，促使它加入了协约国一方作战。

早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由于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即形成了以英、法为主的“协约国”集团与以德、奥为主力“同盟国”集团，双方矛盾愈演愈烈，终于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这场帝国主义战争给俄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大战期间，俄国国民经济遭受了严重的破坏。

沙皇政府为了保证兵源，使大批青壮年离开土地和工厂，至1917年3月1日以前，共征集了1490万壮丁，其中大多数来自农民。农民约有一半的劳动力和数百万马匹被征用上前线。农用机器和化肥供应急剧减少，致使大片土地荒芜，粮食产量锐减，粮荒遍及全国。前线士兵仅领半份口粮。后方人民就更加忍饥

挨饿了，至1917年1月，首都的面粉仅够吃10天，食油只够吃3天。

帝国主义的战争已把俄国人民推向了革命的前沿。

战争使广大人民生活在极度困苦之中，但俄国的地主、资本家们却在大发横财，垄断组织进一步发展。而且由于国家将重要企业收归国有，形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一切，也为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了前提。

一战期间，人民革命风起云涌，布尔什维克在革命中作了大量工作。继1905年革命后，1915年俄国又出现了新的革命高潮。1915年中，有54万人进行了1000次罢工；1916年中，有100万人参加罢工，罢工次数达1500次，并具有明显的政治性质。1916年6月，科斯特罗马工人罢工，遭到沙皇军警的镇压，死亡12人，伤40多人；8月，伊凡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工人罢工，高唱革命歌曲，在“打倒沙皇”、“打倒战争”的口号下游行示威，被当场杀死100人，伤40人。惨案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莫斯科、彼得格勒、图拉、哈

尔科夫等地的工人举行罢工，声讨沙皇政府的暴行。工人的罢工示威斗争迅速高涨起来了。

农民也加入了反对战争、反抗政府的斗争，他们捣毁乡村的政权，打杀富农，农民起义遍布全国各地。自一战爆发至1917年，农民起义达400余次。

沙皇内务大臣赫瓦斯托夫惊恐地说："农村呈现1905年的景象了。"

旧军队中集中了人民力量的精华。布尔什维克在军队中做了大量工作，广大士兵日趋倾向革命。1915年10月19日，波罗的海"汉古特"号主力舰水兵起义，以抗议军官的暴虐和食物的恶劣。

起义发生在那天晚间点名之后，一个愤怒的叫声在舰上传开：

"到军官集合室去，把军官抛出舷外，他们是吸血鬼，如此野蛮虐待我们！"

水兵们冲进军官集合室，击打了军官。波罗的海舰队司令立即派军舰镇压了这次水兵起义。接着，"留利克"号军舰水兵因同情"汉古特"号水兵也遭镇压。

尽管沙皇政府严加控制和镇压，军队中仍不断有小规模的起义和集体抗拒命令的事件发生。甚至在前线某些地方，士兵们不顾军官的反对，同敌国士兵联欢，抗议这场侵略战争，打出了“要和平！”、“不要进攻！”的标语。

一战使俄国境内的民族矛盾也空前紧张起来。非俄罗斯民族不仅承受着战争的重担，而且被强制征调：凡年满19岁至43岁的“帝国异族居民”，都必须应召参加军事后勤工作。这一措施均遭到了非俄罗斯民族的一致反抗。在整个1916年，民族起义风起云涌，中亚细亚、哈萨克斯坦爆发了反对沙皇制度及帝国主义战争的民族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沙皇统治。1916年6月，起义又从费尔干省的霍尔仁城开始，漫延至速个土库曼以及塔什干、乌兹别克、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等地。民族起义也在加速着沙皇统治的崩溃。

从1916年9月至1917年2月，沙皇政府更换了4名首相、5名内务大臣、3名外交大臣、3名国防大臣、2名司法大臣、2名农业大臣，并开始与德国单独谈判，企图寻求单独媾

和，以便腾出手来对付革命。但人民的革命在1917年2月击败了他们的一切梦想。

马克思与恩格斯曾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将在一切发展程度较高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获得胜利，却不可能在一个国家获得胜利。

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经过对帝国主义及俄国的研究，指出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而社会主义在多国内同时取得胜利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各国反动派，特别是力量还比较强大的反动派可能联合或分散地击败各国革命。但无产阶级有可能在帝国主义最薄弱的环节突破帝国主义的统治，使社会主义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中取得胜利。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理论发展，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并指示了斗争的方向。

至1917年，战争使俄国经济濒于彻底破坏的程度，群众革命也蓬勃展开了。2月间，政治性罢工已占罢工总数的95%。革命条件也愈加成熟起来。

2月18日，彼得格勒普梯洛夫工厂一个车间的工人罢工，成为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信号。

该厂工人向厂方要求，提高工资50%，恢复被解雇工人的工作，遭到厂方的拒绝。厂方威胁要解雇全厂工人，引起全厂工人的罢工。2月22日，厂方以不定期歇业对抗工人罢工。

工人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成立了罢工委员会，同厂方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彼得格勒大多数工厂工人也举行罢工，声援普梯洛夫工厂工人的行动，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新高潮。

2月23日，布尔什维克党号召人民罢工，有9万多男女工人举行罢工，提出“打倒沙皇”、“打倒战争”、“要面包”的口号。工人们走上街头，游行示威。

24日，罢工人数已达20万人，遍及首都各个区域的224个企业。

25日，罢工人数增至25万人，并从总罢工转变为武装起义。

沙皇命令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哈巴洛夫：

"遏止首都的混乱，不得迟于明天。"首都到处布满军队，许多工人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被捕。以莫洛托夫、札卢茨基、什里雅普尼科夫等组成党中央俄罗斯局肩负起领导起义的工作。

莫洛托夫在他起草的宣言中说："斗争就在面前，胜利在等待着我们！大家都站到革命的红旗下来！全部地主土地归人民！打倒战争！全世界工人团结万岁！"

沙皇慌了手脚！他企图以武力扑灭这场革命。

2月26日，彼得格勒维堡区完全处于起义工人控制之下。布尔什维克号召人民夺取武器并解除警察的武装。由于受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和工人行动的感召，彼得格勒卫戍区士兵不愿向工人射击。巴甫洛夫后备营第四连毅然起义，把枪口对准自己的指挥官。军队开始倾向于革命一边。

27日，工人开始组织纠察队，搜集和从警察手中夺取武器。他们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向市中心挺进。大批军队转向工人，杀死军官，

举行起义。

早晨6点，沃伦禁卫团士兵起义，杀死教导队长，然后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里托夫斯克团联合行动，支援工人。至27日晚，工人与士兵们已完全控制了彼得格勒市，他们的汽车在大街飞速行驶！

沙皇尼古拉二世当时不在彼得格勒，他从前线调回军队，企图垂死挣扎。但彼得格勒附近的卫戍部队已经起义，他们阻止了这一行动，并向这些士兵宣传革命，结果这些军队也站在了起义者一边。

2月28日，哈巴洛夫见大势已去，便率残部从海军大厦溜走了。

彼得格勒武装起义胜利了！沙皇政权垮台了！

27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发出《告全俄国公民书》，号召打倒沙皇；推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没收地主土地；实行8小时工作制；联合各交战国人民，以制止这场战争。

二月革命期间，在罢工和武装起义过程

中，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根据1905年的经验，创建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士兵代表苏维埃和农民代表苏维埃。

2月27日，布尔什维克党俄罗斯中央局号召各工厂立即选出罢工委员会，由他们的代表组成工人代表苏维埃，并由他们建立临时革命政府。

列宁高度评价了这一形式："1917年2月甚至任何一个政党还没有来得及宣布这个口号以前，群众就已经建立了苏维埃。正是有了1905年的惨痛经验因而变得聪明了的人民的深邃创造力才建立了这种无产阶级政权形式。"（列宁：《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列宁全集》，第27卷，第78页）

据统计，1917年3月，在全国各地成立了600多个各种类型的苏维埃。与此同时，还开始了各种类型苏维埃联合的进程，如工兵代表苏维埃通常是通过工人代表苏维埃与士兵代表苏维埃联合建立起来的。

但是，正当人民与布尔什维克在前方与沙皇势力斗争时，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却乘

机夺取了苏维埃的领导权。2月27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领导人在原国家杜马所在地塔夫利达宫匆匆开会，宣布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建立。布尔什维克在会中是少数派。孟什维克领导人齐赫泽被选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和孟什维克斯科别列夫为副主席。参加执行委员会的11名代表中，布尔什维克只有3名代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占有多数。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认为推翻沙皇政府就意味这场革命的完成，反对革命进一步深入，否认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主张同资产阶级合作。他们说无产阶级是无组织、分散的，领导权必须归资产阶级，而且断言只有利用资产阶级，才能彻底战胜沙皇政权，保卫民主制度。

当时，大多数苏维埃代表还不够觉悟、不明真相，他们被表面上是革命的、实际上是机会主义的言论所蒙蔽，以为利用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就会有利于革命。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不顾布尔什维

克的反对，1917年3月1日与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通过谈判，通过了将政权移交给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协议。

实际上，苏维埃在武装人民的支持下完全可能掌握全部国家政权，而且资产阶级已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无力与之抗争。但当时苏维埃中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领导人采用投降主义策略，拱手奉献革命的果实，使得资产阶级一步步进逼。

3月2日，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成立。参加这个政府的，大多数是资产阶级化的地主代表人物及资产阶级人士。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以“民主派”代表身份入阁，任司法部长。立宪民主党首领、帝国主义对外政策的狂热鼓吹和执行者米留可夫任外交部长，大地主索沃夫任临时政府主席兼内务部长，糖业资本家兼地主捷列申柯任财政部长。

一国之内有两个政权同时并存，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也不可能长期稳固地存在下去。两个政权的并存局面，是由于苏维埃的妥协造成的，他们支持了临时政府，并成为其

靠山。

事实上，此时的人民群众仍视苏维埃为代表自己的政治组织，工兵代表苏维埃此刻手中握有武装，没有它的支持，临时政府随时会垮台。

广大人民群众支持苏维埃，支持革命，使苏维埃政权不得不行使手中的实权，采取一些维护革命利益的措施，以革命的权力机关的姿态出现。二月革命后的几天内就采取了以下重大措施。

(1) 成立军事委员会，以便领导各士兵委员会与控制军队。

(2) 成立粮食委员会，负责彼得格勒军民食品的供应。

(3) 建立工人民警队（为以后工人赤卫队奠定了基础），负责维持彼得格勒的秩序。

(4) 委派十名专员到彼得格勒各区，负责建立地方政权。

(5) 在国家银行和造币厂设置岗哨，剥夺了旧政权的财政金融支配权。

(6)查封反动报刊，出版苏维埃的机关报。

2月28日，《彼得格勒苏维埃代表消息报》第一期出版。

(7) 在士兵中建立苏维埃。3月1日，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向其卫戍部队发布了第一号命令，命令远远超出彼得格勒的范围，使军队掌握在苏维埃手中。

两个政权的并存，是不可能持续多长时间的。

工兵代表苏维埃按其阶级成分是工人与士兵的联合，性质是工农革命的民主专政，革命的目标是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继而把革命向社会主义发展，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临时政府则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极力实现资产阶级专政，坚持帝国主义的战争策略，继续执行沙皇的对外政策，对内拒绝施行八小时工作制，保护地主与资本家的私有财产，禁止农民夺取土地。而且，在二月革命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俄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的发展必然会结束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革命是要进行到底，还是使革命半途而

废，这是摆在俄国无产阶级与革命政党面前的重大选择。

4月3日夜，彼得格勒芬兰车站格外壮丽辉煌，照明灯闪亮，成千上万的工人、士兵、农民聚集在这里。11时10分，列宁终于出现在人们面前

二月革命后，革命有两种可能发展的方向，一是革命政权全部转交工兵代表苏维埃手里，那么，革命就会继续深入，向社会主义转变；或者全部政权归临时政府，那么，革命就会中止，人民就要受到迫害。

但是，当时在布尔什维克党内部，一些人对这一问题认识是不清楚的。一部分同志的立场动摇不定，他们还对临时政府抱有不同程度的幻想，彼得格勒委员会当时就是如此。这个委员会在3月3日通过的决议中说：

“如果临时政府的活动符合无产阶级和广大民主的人民群众的利益，则不反对临时政府的权力。”

显然，他们对俄国当时的社会没有清醒的认识。

在布尔什维克党内还有一部分人是机会主义者，当然，这种人是少数。这些人公开支持临时政府，加米涅夫就是代表。

二月革命虽被临时政府夺取了胜利果实，但布尔什维克也脱离了地下状态，恢复了公开的党组织。3月5日，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复刊。党的著名领导人斯大林、捷尔任斯基、斯维尔德洛夫、巴达也夫等人从监狱和流放地回来后又立即投入新的战斗。

布尔什维克党内也有坚定的不信任临时政府的人。他们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社会沙文主义。当时的俄罗斯局就是如此，它在3月4日决议中指出：

"临时政府实质上是反革命的，因为它是由资产阶级和贵族组成，所以，不可能与它发生任何联系。"

3月9日，党中央俄罗斯局对战争问题又作了决议，指出临时政府在战争中的目的正是刚被推翻的沙皇政府所奉行的掠夺性的帝国

主义目的。

但是，就在这部分革命者中间，也没有认识到苏维埃夺取政权的迫切性。

俄国革命需要一个正确的指引者。

二月革命发生时，列宁正侨居瑞士，他密切地注视着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仔细地分析了各个阶级与政党的态度，渴望回到祖国。

1917 年 3 月，列宁以《远方来信》为题给《真理报》写信，详细论述布尔什维克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与策略。在这些信里，列宁分析了俄国当时阶级的力量对比、革命阵营情况。他说，俄国有三种阵营、三个政治力量。第一，沙皇专制政府，它是封建制度、地主、官僚、军阀的支柱；第二，以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为首，而且有小资产阶级跟在后面的俄国资产阶级与地主；第三，工兵代表苏维埃，跟在后面的是无产阶级和贫农。

列宁认为二月革命后两个政权并存的原因是由于无产阶级还未强大到能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而资产阶级也还没有能力来解散苏维埃政权，夺取其手中握有的实际力量。

列宁分析了临时政府的本质，认为工人的任务是准备一次决定性的斗争，彻底击败资产阶级。俄国无产阶级在今后斗争中的同盟者只有千百万半无产阶级、小农大众。无产阶级不能给临时政府以任何支持。

但是，列宁同时指出：要立即推翻临时政府也是办不到的。

列宁要求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击败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并建立自己的国家，但这个国家必须是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形式。列宁为无产阶级国家设计了新型的模式。

早在列宁返回俄国之前，已经明确地拟出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计划！

列宁在回国时遇到了很大麻烦。从英国与法国取道已不可能，这些国家的政府不让革命者通过；取道瑞典回国，他又不会瑞典语，麻烦更多，极容易落入反革命者的手中。

于是列宁即以交换德国在俄国的俘虏为条件，取道德国回国的办法。在瑞士社会主义者普拉廷的帮助下，他与德国方面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后，他的请求被允许。列宁乘上了去

德国的列车，随后途经瑞典，然后经芬兰，于4月3日夜晚到达彼得格勒芬兰站。

人们企盼着列宁的归来。

芬兰车站上、广场上与邻近的街道挤满了迎接列宁的千千万万的工人与士兵。当列宁从列车探出身时，许多人流下了眼泪。人们高呼着，将他举向空中，抬到站上的大休息室里。这时，广场和街道到处飘扬着被成百支火炬和探照灯照得通红的大旗，武装部队在路旁列队，铁甲车轰轰驶过。

列宁被人们抬上了装甲车。他站在车上，敞着大衣，没戴帽子，举起了手，作了一个简短的演说。

4月4日，列宁在布尔什维克会议上作了《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的演说，这就是有名的四月提纲。列宁根据俄国形势及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首先建成的理论，制定了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路线、方针和策略等问题的思想原则。

四月提纲的具体内容是：

(1) 关于政权的问题。提纲中规定了俄国

革命的总方向与性质。列宁指出：

“目前俄国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过渡到革命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性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列宁：《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第14页。）

他认为，二月革命打倒了沙皇政府，政权移入资产阶级手中，已完成了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消灭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已经存在，所以应当夺取政权。

（2）关于革命的策略方法。他根据俄国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指出：

“一方面有尽量公开活动的可能，另一方面没有暴力压迫群众的现象。”（《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

而一部分人仍然不觉悟，他们轻信临时政府。这样，就为和平发展提供了可能性。

列宁从实际出发，制定了革命和平发展的策略。列宁主张不号召人民立即举行武装起义去推翻群众仍然信任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也

不立即打倒窃取苏维埃领导权的孟什维克及社会革命党，而是提出“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和“全部政权归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口号。他意图在和平条件下争取群众，使之摆脱对临时政府的信任，从而使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是一个和平革命的策略。而布尔什维克党人的任务就是说服群众，摆脱孟什维克和社会党人的干扰，从而建立自己单一的苏维埃政权。

列宁在注意和平发展可能性的同时，一再提醒人们要防止临时政府进行1848年革命中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屠杀的悲剧。

(3) 关于国家形式。《提纲》中提出了要从下至上由全国的工人、雇农、农民代表苏维埃组成的共和国，而不要议会制共和国。

(4) 关于战争。他提出正在进行的战争正是帝国主义掠夺大战，必须结束这场战争。

列宁这一《提纲》是在《真理报》的4月7日刊上发表的。它受到了资产阶级的猛烈攻击，同时也受到了党内上层领导人大多数的反对与攻击。布尔什维克的一些地方组织也表示不能接受《提纲》。斯大林、加米涅夫等中央

领导13人反对，仅有2人支持。加米涅夫在《真理报》上撰文反对列宁，题为《我们的分歧》。

经过列宁的耐心教导，加米涅夫与斯大林才接受了《提纲》。

《四月提纲》受到了广大工人与农民、士兵的支持。4月16日，彼得格勒的水兵、士兵举行了反对攻击列宁的示威游行。

经过列宁的辛勤工作，布尔什维克党在一个月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17年4月14～22日，在彼得格勒召开的布尔什维克全市大会上，列宁的路线与策略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4月24～29日，召开了“四月代表会议”，批准了列宁提出的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四月代表会议结束了党内的混乱，统一了全党的意识。这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

临时政府的三次危机

1917年4月18日，俄国人民第一次公开

热烈庆祝国际劳动节。布尔什维克党作了大量宣传工作，号召无产阶级加强国际主义团结，打倒帝国主义战争。

一清早，工人、士兵的示威队伍一队接着一队，革命歌声此伏彼起，千百面红旗迎风飘扬。列宁代表布尔什维克党作了演说，结束时高呼："打倒战争！"和"和平与争取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斗争万岁！"

这时，临时政府反革命的一面就暴露出来了。正是这一天，临时政府的外交部长米留可夫向协约国发出了一个照会，声明临时政府将遵守沙皇政府签订的各种协约，要把世界大战进行到彻底胜利。为此，俄国将尽一切努力。

20日，这个照会公布于众，引起了工人、农民，甚至对临时政府十分信仰的人们的愤怒。当天，群众纷纷示威游行，抗议这一照会。游行从与战争关系最密切的士兵开始，很快工人也加入了行列，队伍浩浩荡荡。下午3时左右，彼得格勒卫戍部队1万多名士兵开到临时政府所在地玛丽娅宫前面的广场，高呼：

"打倒米留可夫！打倒古契柯夫！"

就在20日过天，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也举行会议，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决议，指出：临时政府是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政府，不论它的成分怎样，它一定会坚持兼并政策。只有无产阶级在大多数人民的支持下掌握了国家政权，才能真正以民主的和平来结束战争的政府。

4月20日至21日，彼得格勒人山人海，沸腾起来了。游行队伍提出“打倒战争”、“公布密约”、“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

面对形势的发展，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坚决贯彻《四月提纲》的精神，并于4月21日通过决议指出：工兵代表苏维埃大多数领袖信任临时政府是极不正确的。列宁号召士兵与工人改选自己的苏维埃代表，把真正代表多数人意志的人选进苏维埃，而把那些信任临时政府的代表撵出苏维埃。

资产阶级、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攻击布尔什维克要挑起国内战争。其实，正是临时政府准备发动内战。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员科尔尼洛夫命令士兵向示威的群众开枪，并调动两

个炮兵连开进冬宫广场，准备以武力镇压人民革命。但是，士兵此时处于苏维埃的领导之下，他们拒绝开枪，并声明：没有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命令，一切命令无效。

在布尔什维克党内，此时出现一批左倾分子，他们不顾列宁的反对，公然在示威中喊出了“打倒临时政府”的口号。22日，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马上就这种倾向进行了批判。列宁指出：在无产阶级还没有掌握人民群众的多数时，提出这个口号是冒险的行动，1905年革命就是例证。党在这个时候的任务是批判与临时政府的联合，争取得到广大人民的信任与支持，积累力量。

彼得格勒的游行示威得到了莫斯科人民的支援，明斯克、尼什涅诺夫哥罗德、哈尔科夫等城市和地区，也举行示威，要求政权归苏维埃。临时政府想镇压人民的示威活动，却没有一支可靠的军队可派。

尽管广大人民群众对临时政府的信任已经动摇，意味着临时政府已发生危机，但正如列宁估计的，打倒临时政府的时机确未成熟。

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把持的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一面以34票对19票通过了对临时政府关于照会一事的解释表示满意的决议，又一面解散示威人民。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充当了临时政府的可耻尾巴。

临时政府迫于人民群众的压力，不得不牺牲两个民愤最大、积极推动帝国主义政策的部长，即米留可夫和古契柯夫。

为了利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这块“社会主义”招牌，临时政府主席李沃夫于4月26日向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主席、孟什维克领导人齐赫泽提出了吸收苏维埃代表加入政府的邀请。

5月1日，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举行特别会议，讨论加入临时政府问题。会上以44票对19票，通过了参加政府的决议。尽管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坚决反对，这个决议仍然在5月5日举行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上被通过。决议号召人民支持临时政府。

这样，孟什维克斯科别列夫（任劳动部长）、策烈铁里（任邮电部长）和社会革命党

人切尔诺夫（任农业部长）也成了临时政府的一员。

但是，临时政府依然如故。新任陆海军部长克伦斯基于5月12日宣布了“士兵权利宣言”，以及给士兵、军官、水兵的命令。实质是剥夺士兵权利的宣言。

在对外政策上，临时政府依然同英、法保持一致，反对公布秘密条约，并且在前线继续发动进攻。

临时政府对内镇压人民的反抗，剥夺人民的斗争权利。

这样，临时政府虽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参加，它仍只代表资产阶级与地主的利益。而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在临时政府中充当了反革命的角色。

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以《四月提纲》为指导思想，把争取人民群众作为首要任务。在列宁的领导下，布尔什维克的工作取得了巨大进展，人民群众愈来愈反对临时政府了。

5月12日，二月革命的发动者——普梯

洛夫工厂工人举行2万人的大会。这次集会是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发起并组织的，他们企图在群众中宣传自己的道路。但当孟什维克切尔诺夫与阿夫克森齐也夫发言后，会场上群众高呼：

“列宁！列宁！”

列宁作了演说，他阐明了布尔什维克对于战争、和平和联合政府的看法。

参加这次大会的普梯洛夫厂工人普·阿·达尼洛夫说：“切尔诺夫说的似乎是从脚底下穿过去的流水，伊里奇说的却是感动而激昂的。恐惧消灭了，疲倦没有了。”（转引自孙成木、李显荣、康春林：《十月革命史》，三联书店1980年版）

列宁在此期间作了无数的演说，布尔什维克也深入群众，宣传他们的主张。由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努力，群众发动起来了。工人、士兵、农民从斗争中得到了教育，对临时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更加不满了。

5～6月间，据官方不完全统计，在21个省中就有15个省发生罢工运功。工人不顾资

本家的反对，自动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实施对生产的监督。

农民运动也有了巨大发展。5月份，有236个县发生了259次农民起义；6月份，有280个县发生了577次农民起义。

布尔什维克加强了对军队的领导，在中央委员会下面设立军事组织，在士兵中普遍成立革命组织。

6月16～23日，在彼得格勒召开了全俄布尔什维克党前线、后方军事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160人，斯大林代表党中央在会议上致词，列宁做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土地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列宁关于形势问题的估计，提出：继续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宣传，同任何企图解散工人武装和解散革命军队的阴谋作斗争。会议号召积极准备迎接革命的新形势。

1917年6月3～24日，召开了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有1090名，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有822人。代表中社会革命党代表285名，孟什维克有248

名代表，布尔什维克有105名代表。大会中心议题是政权、战争问题。

列宁率布尔什维克代表团参加了大会，并作了演说，阐明布尔什维克对政权、战争的态度，并指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摆脱这场战争的唯一办法就是革命，推翻本国资产阶级的统治。

但是，列宁提出的主张没有被采纳，大会通过的决议说：关于前线进攻问题，仅应从纯战略观点加以解决。也就是说，要承认临时政府有宣布战争权，它随时可进攻。

这次大会选举了由孟什维克104名、社会革命党人99名、布尔什维克35名、其他党派代表18名组成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列宁作为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也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就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期间，由于人民群众对临时政府的不满，工人、士兵的盛大游行也在酝酿。

6月6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举行扩大会议，彼得格勒委员会和军事组织的代表也参加

了会议。会上，军事组织负责人波德沃伊斯基作了报告，说应组织成千上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目的是在苏维埃大会召开期间给妥协、投降主义分子有力的冲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支持这一建议，决定于6月10日下午2时举行和平示威游行。

6月9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经过周密的布署，公布了《告彼得格勒全体劳动人民、全体工人和士兵书》，要求人民参加这次有组织的游行，并提出了游行的口号：

“面包，和平，自由！”

“反对进攻政策！”

“全部政权归全俄工人、士兵、农民代表苏维埃！”

“打倒10个资本家部长！”

就在这天，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秘密召开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决定禁止群众游行，并向苏维埃代表大会申诉，制定反示威计划。临时政府也宣布禁止游行，因为布尔什维克正在搞阴谋。

此时，布尔什维克如果坚持游行，就会遭

到临时政府的进攻，更重要的是会受到苏维埃内部——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的进攻。布尔什维克也没有充分迎接战斗的准备；群众还没有对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失去信任。列宁指出：

"既然我们承认苏维埃政权，就不能不服从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议，不然就是把武器交给了敌人。"（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1972年中文版，第340页）

布尔什维克从实力、群众觉悟、政权三方面考虑，策略地取消了这次游行示威。

布尔什维克先于10日在《真理报》上发出取消游行的通知，布尔什维克党人奔赴各个工厂、士兵营房，说明取消游行的原因。群众开始坚持游行计划，布尔什维克费了许多气力才劝阻他们放弃了游行。

列宁通过这次事件看到，必须将人民群众的支持与信任拉过来，否则将失去这次革命。孟什维克领导人也看到了这一点。

迫于群众的压力，也由于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害怕失去人民的支持，于是他们规定

6月18日是游行法定日子。

布尔什维克党人也参加了这天的游行，使6月18日的示威变成了追随着列宁的革命无产阶级力量的一次检阅。口号与标语都是布尔什维克的：

"一切政权归苏维埃！""打倒10个资本家的部长！""打倒战争！"

工人、农民、士兵表现出了他们追随布尔什维克的决心。

一群士兵在给列宁的信中写道："……我们的耳边经常有人在散布你是人民和俄国的敌人之类的话，但是我们士兵不相信这些，我们是同情你的。"

另一封信中则说道："列宁，我们的同志和朋友！请记着：我们N团的弟兄们准备万众一心地无论到哪里都追随着你；你的思想真正体现着工人和农民的意志。"

资产阶级在游行中躲了起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惊惶失措。6月18日的示威游行表明了人民群众对临时政府政策强烈不满，也标志着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妥协、投降

主义政策的破产。

布尔什维克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信任。很多中间阶层开始转向革命，没有任何一个工厂、部队和大的政治集团公开地提出信任临时政府的口号，甚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也不敢提这个反革命的口号。

六月事件标志着临时政府的第二次政治危机。

随着形势的发展，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更加激烈了。

6月18日，正是工人、士兵游行的那一天，临时政府按英、法的意旨，在西南战线发动进攻。继续帝国主义战争是对广大士兵、工人、农民意志的践踏，前线士兵不愿继续作战。他们愤怒地说：

"我们不需要君士坦丁堡，我们要回家。我们不让人家夺走我们的地，我们也不要夺人家的地。"（阿尔伯特·里斯·威廉斯：《论列宁和十月革命》，1962年中文版，第158页）

列宁也在《革命、进攻和我们的党》一文中对此进行了批判。

俄国军队在临时政府命令之下发动攻击的结果是全部惨败。10天之内，俄军死伤6万人左右。立宪民主党的部长们看到革命运动的高涨，就上书辞职，要求一举将革命的无产阶级永远扑灭。

工人和士兵认为临时政府的政策太右了，既然立宪民主党已退出临时政府，那么政府就应该对苏维埃负责。

7月1日，一个机枪营的几个士兵代表要到正在举行会议的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所在地，说他们正在联络各部队准备起义。布尔什维克根据列宁的认识，认为起义时机不成熟，不赞成起义。

当天晚上，有两个营士兵高举"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标语，到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委员会所在地游行，他们的后面是工人代表。他们要求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实行起义。

7月3～4日，彼得格勒全城示威游行，参加人数达50余万，他们口号是：

"全部政权归苏维埃！"

他们表示：只要政权没有转归苏维埃，示

威就不解散。示威游行有发展成为反对临时政府的武装起义的趋势。

示威开始时，列宁正在芬兰，于7月4日才赶回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党认为推翻临时政府、夺取政权的时机尚未成熟，反对过早地采取武装起义。

7月3日下午4时，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与军事组织举行联席会议，做出了劝阻发动武装起义的决定。布尔什维克党人前往各区进行劝阻。

斯大林受党中央委托，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上声明布尔什维克党决定不发动起义。

布尔什维克的劝阻没有成功，愤怒的群众的革命运动终于爆发了。布尔什维克认为党不能旁观，而应引导群众进行有组织的斗争。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于7月3日夜决定参加游行，力图使运动成为和平的运动，在“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下进行。

列宁这时从芬兰赶回彼得格勒，号召大家保持“坚毅精神和警惕性”。

这时，把持苏维埃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

党人从反对工人、士兵的革命发展到公开与工人、士兵的革命为敌。当时孟什维克在苏维埃代表人物斯科别列夫以及社会革命党人阿夫克森齐也夫等加入了临时政府的为反对革命运动而设立的委员会，同意从前线调回军队，用以镇压工人与士兵的革命运动。并且，从前线调回镇压革命的领导人就是社会革命党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成员穆祖连克。

在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的支持下，临时政府对革命运动的疯狂军事镇压开始了。

彼得格勒军区司令波洛夫策夫命令近卫军把武器调到冬宫广场、旋开桥梁，禁止居民上街。克伦斯基从前线调回了士官生队，加入镇压活动。反动军队向示威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打伤工人、士兵400人以上。

面对临时政府的血腥镇压，布尔什维克准备保存实力，为将来的决战奠定基础，中央决定：有组织、和平地停止示威游行，返回各自的工厂、营房。

同时，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进行了谈判。

反革命势力到处杀人、捕人。

由阿列克辛斯基与海军少尉叶尔摩兰科合写的一个声明在《活的言语报》刊登了，他们诬蔑列宁是德国参谋本部指挥下的间谍，也诬蔑了其他的布尔什维克成员。司法部长马上找来伪证，公然要逮捕列宁。列宁在群众掩护下撤出了彼得格勒。

7月5日，布尔什维克机关报《真理报》编辑部与印刷所均被捣毁，《士兵真理报》同一天也遭受了相同的命运。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解除了工人和革命士兵的武装。彼得格勒的卫戍部队大部分被派赴前线，因为他们“不可靠”。

7月18日，反动将军科尔尼洛夫被任命为最高总司令。

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终于以七月流血事件结束了。政权此时完全落入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手中。原来握有实权的士兵代表苏维埃已成了临时政府的附属物。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在七月流血事件中成了屠杀人民的帮凶。

7月8日，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代替李沃夫，成为临时政府首脑。他仍沿用其前任的政策，把资产阶级作为临时政府的依托与服务对象，立即邀请于7月2日退出内阁的立宪民主党人重新加入内阁。7月24日，以克伦斯基为首成立了新的联合政府。

克伦斯基继续米留可夫的帝国主义政策，加入帝国主义战团，对人民则屠杀无忌。整个俄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

布尔什维克党虽在七月流血事件中失去了对政权的领导，但布尔什维克在这场斗争中策略是正确的。(1) 保存了革命力量，使工人、士兵免遭反革命的大量枪杀，为以后的决战准备了条件；(2) 布尔什维克党在群众中取得了极高的威信，使群众不再受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的欺骗，革命的内部愈加团结。

经过四月危机、六月危机和七月流血事件，二月革命后形成的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结束了。革命的无产阶级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继续斗争；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背叛了革命，加入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士兵代表苏维

埃内部正式分裂 临时政府与革命人民分道扬镳，成了反革命。

一场更为激烈的斗争就要来临了。

七月流血事件结束了两个政权的并存，俄国革命和平发展的道路消失了

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列宁曾经说过：

“历史还没有一次不经过国内战争的大革命，并且也没有一个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会认为，不经过国内战争就能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列宁：《预言》，《列宁选集》第3卷，第578页）

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60～70年代曾认为，当时的英国与美国有经过“和平的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因为那时这两个国家的官僚制度和军国主义并不发达。但同时，马恩也指出，这是一种例外，而非普遍规律。

至20世纪初，列宁说，马克思主义所指

的那种例外已经不适用了，美国、英国都完全陷入官僚军事机构来支配一切、镇压一切的欧洲式的模式中去了。

在俄国二月革命后，由于特殊的原因，于1917年2月27日到7月4日出现了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紧紧抓住时机，制订出党的革命和平发展战略——《四月提纲》的通过。列宁认为：

“这个革命可能例外地成为和平革命。”

布尔什维克提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的口号，他们没有号召人民群众举行武装起义，去推翻仍在得到全俄士兵代表苏维埃支持的临时政府。

1917年2月27日至7月4日，布尔什维克党采取了对群众说服、教育的方法，使他们不再支持临时政府，使布尔什维克在群众中的影响扩大，以争取无产阶级的多数，然后力图改变苏维埃的政策，并通过苏维埃来改变临时政府的政策，也就是不信任临时政府和将全部政权转归工兵代表苏维埃。

尽管当时存在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列宁

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对此也进行了相当大的努力，但是，列宁深知暴力革命的普遍规律性、在丝毫不放弃和平发展机会的同时，保持了对资产阶级羽翼丰满时可能镇压革命的高度警惕，坚持武装群众、组织群众，随时准备反击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革命进攻的准备。

当时，无产阶级革命中有“左”、“右”两种倾向。“左”倾一派主张打倒临时政府；“右”倾一派主张支持临时政府的政策。列宁提醒人民防止1905年反革命大屠杀的再次重演，做好一切回击的准备；另一方面，列宁又指出：无产阶级还不能提出“打倒临时政府”的口号，因为革命的无产阶级在还没有掌握人民大多数的支持和信任时，提出这种口号，如果不是一句空话，就是造成客观上的冒险行动。

但是，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表明国家政权正处于不稳定的过渡状态，是不会持续很久的。布尔什维克本来可以利用临时政府继续其帝国主义的政策而丧失民心之时，顺利地、不流血地取得政权，而不会受到资产阶级的抵

抗。可由于孟什维克以及社会革命党人的妥协、投降主义路线，二月革命后人民群众的革命新高潮受到了压抑，无产阶级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失去了。

相反，资产阶级与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联手进行了对人民的疯狂反攻。

七月流血事件是俄国形势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从此，俄国内部阶级关系力量发生了重大变化。2 月 27 日以前，各阶级联合反封建的联盟已解体，资产阶级同保皇派、黑帮勾结在一起，把小资产阶级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拉拢过去，共同镇压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不仅没有实现，而且革命受到了重大挫折，布尔什维克党重新进入地下活动。

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虽以暴力建立了独裁政府，但消灭不了继续产生政治危机的根源。布尔什维克在斗争中愈加壮大，至 7 月末，它已经拥有 17.7 万党员，比四月危机时增加了一倍以上。并且，布尔什维克在群众中的威信更加提高。

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为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府，毅然决定采用暴力手段来迎接资产阶级的挑战。

第二章　红色大地震

七月流血事件重创了布尔什维克，斯大林在会上说："革命的和平时期已经结束。搏斗和爆发的时期已经来到。"

七月流血事件后，列宁几经周折，最后转移到离彼得格勒30公里的拉兹里夫车站。在那里，列宁完成了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经典性著作——《国家与革命》一书。列宁强调指出：只有用暴力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才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暴力革命是唯一出路。

列宁对于武装夺取政权信心十足。一次，他对向他汇报工作的奥尔忠尼启则表明对武装起义的态度：

"目前，只有武装起义才是取得政权唯一

的途径。但是，起义是不允许长期等待的。起义不得迟于9月到10月。”

奥尔忠尼启则后来回忆说：

“我全神贯注地听着他的讲话，我非常惊愕，我们刚遭受打击不久，列宁就预言着一两个月以后的胜利起义。”（奥尔忠尼启则：《伊里奇在七月的日子里》，见《回忆列宁》，1958年中文版，第149页。）

七月流血事件结束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失去了，布尔什维克的和平发展策略也就失去现实意义了。布尔什维克必须对当时的形势做出正确的判断，制定出党的行动方针，以迎接革命的新形势。1917年7月26日至8月3日在彼得格勒召开了布尔什维克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由于布尔什维克已处在秘密状态，担心公开举行会议会受到临时政府的袭击，所以只公布了会议召开的消息，而没有公开集会的地点。大会是秘密状态下举行的。

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171人，共代表162个组织，24万党员。其中1905年以前参

加革命的老党员占全体代表总数的25%，他们富有经验，许多人是经过流放、监禁、苦役考验的老革命家。

列宁没有出席这次大会，但他通过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等人领导了这次大会。这次大会选举列宁为名誉主席，许多重要的文件都是在列宁的参与和同意下制定出来的。

第六次代表大会首先讨论了列宁应否到法庭接受审判的问题。开始，一些代表天真地以为可以把对列宁的审判转变为对克伦斯基的审判，因而主张列宁出席法庭受审。斯大林坚决反对列宁出席法庭受审，他指出，谁也不能担保列宁不会遭到粗暴的迫害，因为：

"到不了监狱，士官生就会在半路上把人杀掉的！"

奥尔忠尼启则激动地说：

"我们无论如何不应当把列宁同志交出去！"

最后，大会通过决议，致函列宁表示慰问，并不许列宁出庭受审。捷尔任斯基说，劝告列宁不要出庭受审的同志们是正确的，绝对不能

信任资本家与临时政府。

这次大会由斯大林主持，他在所作的《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与《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中，提出了武装起义的方针。

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中回顾了中央委员会自四月代表会议以来的工作，阐明了四月危机、六月危机及七月流血事件的真相，揭露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革命阴谋和本质，并指出：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在二月革命后逐渐走上背叛革命、纵容反革命的道路。

斯大林在《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中指出：尽管有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镇压、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的背叛，革命还是在发展，而且十分迅速。此时的革命，已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了。

七月流血事件以后，俄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消失了。形势改变了，也要求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策略随之改变。大会提议党收回“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因为此时的苏维埃已被孟什维

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破坏，不再是革命的领导机关。但是，收回这一口号，并不意味着要推翻苏维埃，也不是退出苏维埃，而是希望那些布尔什维克占优势的苏维埃永久地存在，并日益巩固发展下去。

斯大林提出：

“推翻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专政——这应当是党在目前的迫切的口号。

革命的和平时期已经结束。搏斗和爆发时期已经来到。”

大会通过的决议说：

“现在只有彻底消灭反革命资产阶级专政才是正确的口号。只有得到贫苦农民支持的革命无产阶级，才能完成这个任务——新高潮的任务。”

大会在讨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时，托洛茨基分子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坚决反对党和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方针。他说，只有当西方发生无产阶级革命时，才可把俄国引入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论调，认为只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才具备向社

会主义革命过渡的可能，而俄国只有在世界大趋势下走这一步。

斯大林是列宁思想的执行者、捍卫者。他驳斥了这种托洛茨基主义的意见。他说："很有可能，俄国正是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必须抛弃那种认为只有欧洲才能给我们指示道路的陈腐观念。有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也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我是主张后一种马克思主义的。"

在关于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同盟军问题上，布哈林坚决反对斯大林的观点。他说，农民怀有护国主义情绪，已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决不会与无产阶级一道去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他认为只有西欧的无产阶级支持俄国革命，而俄国的农民一旦得到土地就会离开革命。所以国际社会主义革命是唯一的出路。

斯大林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的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了当时的俄国农民，批判了布哈林的观点。他说，有各种各样的农民，支持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只是上层富裕农民，而广大下层贫困农民则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无产

阶级必须取得广大农民的支持才会夺取胜利，而广大农民也一定会支持无产阶级夺取革命的胜利。

大会的代表们否决了布哈林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提案，通过了斯大林的提议。

第六次代表大会听取了斯维尔德洛夫关于组织工作的报告，并修改了党的章程。新党章有两个重要特点。一个是强调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并规定党的组织按区和区域建立，每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而中央全会至少每两个月召开一次；另一个是“服从党的一切决议”，这是最重要的特点。

第六次代表大会讨论并通过了党的经济纲领。大会通过的《关于经济状况》的决议指出，俄国经过三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后，国民经济已濒于彻底瓦解与崩溃的边缘。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坚持其帝国主义政策，只能助长经济的混乱，并利用它进行镇压革命的勾当。因此，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结束帝国主义战争，对生产实行一系列革命措施，才能真正使国民经济改观。

第六次代表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共青团的决议。决议号召各地党的组织要十分重视青年的组织工作，这对整个工人运动、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具有重大的意义。

第六次代表大会选举了以列宁为首的新的中央委员会，由21名中央委员和10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他们当中除列宁以外，还有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阿尔捷姆、别尔津、布勃诺夫、柯伦泰、穆拉诺夫、诺根、贾帕里德泽等。

代表大会批准了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区联派”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数千名“区联派”成员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壮大了党的队伍，托洛茨基本人也当选为中央委员。

第六次代表大会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大会确定了依靠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目标，把党引向实现武装起义、夺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伟大目标。

大会发表了宣言，号召全体劳动者、全体工人、士兵、农民团结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同资产阶级进行决战。宣言说：

“我们的战斗的同志们，准备迎接新的搏斗！要坚定、勇敢、镇静，不受人挑拨，积蓄力量，排成战斗的队伍！无产者和士兵们，站到党的旗帜下面来！农村的被压迫者们，站到我们的旗帜下面来！”

科尔尼洛夫，一个镇压人民起义的刽子手，终于在人民革命的汪洋大海中被捕；克雷莫夫在绝望中自杀了

二月革命以后，临时政府夺取了政权。但资产阶级和地主却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利益，妄想进一步消灭苏维埃组织，建立公开的反革命军事专政政权，保护自己的利益。莫斯科的百万富翁列布申斯基公开鼓吹要建立一个“坚强的政权”，并采取严厉的恐怖手段，扼杀工人的革命。

资产阶级不仅这样说了，而且这样做了。许多工厂关门歇业，数万工人被拒之门外而流落街头。

英、法等帝国主义害怕俄国发生革命，并

退出战争，坚决支持临时政府镇压人民革命，并把赌注押在科尔尼洛夫的身上。

科尔尼洛夫就是这次阴谋镇压人民革命的刽子手，他的司令部也是镇压革命的司令部。临时政府也参予了这场阴谋，克伦斯基与科尔尼洛夫是合伙人。1917年7月底，英、法、美、意在伦敦召开国际会议，以各国集体的名义致函临时政府，表示完全支持科尔尼洛夫镇压人民革命的阴谋。

由于英、法、美、意等协约国的支持，临时政府与立宪民主党人的代表科尔尼洛夫更加狂妄。为了动员资产阶级与地主的力量，临时政府召开“国务会议”。由于布尔什维克的努力，群众运动风起云涌，革命一触即发。于是，临时政府将会址选在莫斯科。他们认为，这里远离革命的中心城市彼得格勒，便于自己策划。

为了筹备“国务会议”，1917年8月8日至8月10日，在莫斯科举行了有大资本家、立宪民主党人和反动的将军参加的“社会活动家会议”。会上成立了以罗将科为首的反革命

“社会力量组织局”，企图把资产阶级、地主集团与军阀的势力联合起来，共同镇压人民革命。

1917年8月12日，国务会议召开。

参加这次会议有以米留可夫为首的立宪民主党人，沙皇国家杜马代表罗将科，军事高级指挥官科尔尼洛夫、卡列金，工商界代表列布申斯基，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策烈铁里、齐赫泽等各个反革命派别均有代表。

在国务会议上，反革命各派别纷纷表态，共同要求镇压无产阶级革命。

临时政府首脑克伦斯基在致开幕词时，公然说要以“铁和血”的手段对付布尔什维克和革命人民，宣称继续进行战争与在国内和军队中确立秩序是他的政府的最重要任务。

科尔尼洛夫、卡列金等军队代表则表示，要在全国实行军事专政，取缔苏维埃和在军队中建立的士兵委员会，在前线与后方均实行死刑，在军队和工厂中实行严厉的纪律，坚决镇压民族解放运动与国内革命运动，对工业及铁路实行军事化。他的反革命措施为各派中最为

严厉的。

孟什维克和社会民主党人又一次与反革命勾结在一起，共同镇压革命运动。齐赫泽在8月14日会议上宣读了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宣言，称苏维埃"未曾谋求政权，未曾为自己寻求垄断权。它已经准备支持能够保护国家和革命利益的一切政权。"他们忘却了人民的利益，不敢反对卡列金、科尔尼洛夫的反革命口号，还攻击说工人阶级觉悟低、懒散，要求坚决镇压"无政府主义"即革命运动的一切表现。

以列布申斯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也表示，要坚决镇压革命，他们要在革命中支持这一行为。

国际帝国主义势力对国务会议也表示支持。美国总统威尔逊给会议发了贺电，许诺要"给俄国政府以一切物质的和道义的支持"。据当时俄国资产阶级估计，美国将给俄国提供50亿美元的借款。而美国也迅即给俄国提供了1亿美元的借款。

国务会议是反革命联合的大会，是镇压革

命各派的号角。

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对国务会议采取坚决抵制和揭露的方针。党中央通过了斯大林起草的《反对莫斯科会议》的决议。指出这次会议目的是拖延帝国主义战争、保护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利益、镇压革命运动，号召人民坚决同反革命进行斗争。

8月15日，科尔尼洛夫回到莫吉寥夫大本营后，积极准备反革命叛乱。

科尔尼洛夫要打击的目标，是革命的中心——彼得格勒。科尔尼洛夫命令，从7月底起，大批兵员与大炮就撤离里加一带。这样，就等于把里加交给了德国人，他们意图让德国人逼近彼得格勒，以便有借口杀伤工人、农民及革命的士兵。

8月20日，科尔尼洛夫下令军队撤出里加。

21日，德军进入里加，威逼彼得格勒。

科尔尼洛夫借口“保卫祖国”，把军队调到彼得格勒方面，准备杀伤革命者。

但是，科尔尼洛夫还必须有镇压革命者的

借口。阴谋者造谣说，布尔什维克准备于二月革命半周年那天——8月27日举行工人与士兵的示威游行，企图挑起工人和士兵的起义。他们以为，只要工人和士兵一起义，临时政府就会像七月流血事件时一样镇压起义，而科尔尼洛夫也就有借口杀入彼得格勒。

布尔什维克党识破了阴谋后，前赴各地劝说工人与士兵不要起义，告诫他们要镇静、警惕。

科尔尼洛夫这一阴谋破产了。

阴谋者不甘罢休，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们让哥萨克军官杜托夫上校冒充布尔什维克起义。但是，杜托夫虽上街大喊大叫，却没有士兵与工人跟随其后。科尔尼洛夫的阴谋又一次破产。

科尔尼洛夫无计可施，只好强行进入彼得格勒镇压人民。

8月25日，他命令克雷莫夫指挥的第三骑兵团（即著名的“野蛮师”）向彼得格勒强行推进。同时派兵向革命的喀琅施塔得挺进。

与此同时，卡列金在顿河发动进攻，与科

尔尼洛夫的叛乱相配合。

外国帝国主义也积极参与了科尔尼洛夫的叛乱。不仅科尔尼洛夫军中有外国军官，而且英帝国主义命令英国军队直接对彼得格勒的进攻。

科尔尼洛夫的得力助手克雷莫夫在其授意下宣布彼得格勒、喀琅施塔得、爱沙尼亚、芬兰4个城市和地区戒严；在这一带的波罗的海舰队建立战地法庭；严禁任何人集会、罢工及携带武器；禁止晚7点后至早7点前上街；未经检查的报纸、杂志不准出版。如有违令，不经审讯即可就地枪决。

反革命一派杀气腾腾！

科尔尼洛夫向克伦斯基提出了最后通牒，要求临时政府：

（1）宣布彼得格勒戒严；

（2）全部政权转交最高总司令，即科尔尼洛夫；

（3）临时政府成员全体辞职。

为了配合科尔尼洛夫，立宪民主党的部长们立即辞职；“社会主义者”部长阿夫克森齐

也夫、切尔诺夫、斯科别列夫也以种种借口，宣布辞职。

第二届联合的临时政府陷于瘫痪。

在国务会议上，以克伦斯基为首的临时政府本已与反动将军们达成一致，即共同镇压革命者。但由于科尔尼洛夫的这次进攻直接危胁了克伦斯基的利益，也由于科尔尼洛夫的叛乱太露骨，剥去了克伦斯基的“社会主义”伪装，克伦斯基宣布科尔尼洛夫是叛乱，号召与之作斗争。

叛乱发生后，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同叛乱作斗争。克伦斯基害怕如果公开与叛乱者站在一起，会被人民连同科尔尼洛夫一道除掉。

但是，列宁曾指出过：克伦斯基是一个偶然同科尔尼洛夫绝交，而现在还继续同别的科尔尼洛夫分子结成极亲密的联盟的科尔尼洛夫分子。

科尔尼洛夫与克伦斯基之间没有质的分歧。所以，临时政府仍继续其对群众加紧镇压的政策，而对反革命却不抵抗。

当时，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仍然支持临

时政府。

人民群众已不再给临时政府以任何支持了。

布尔什维克党坚决主张抵抗科尔尼洛夫的叛乱，并且在实际中领导了工人和士兵对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斗争。

列宁发现，科尔尼洛夫叛乱后，由于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暂时与科尔尼洛夫分裂，并宣布他为叛乱者，使得党内许多人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站在一起支持临时政府。列宁在8月30日写的《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中说：

“我们跟克伦斯基的军队一样，要同而且正在同科尔尼洛夫作战，但是我们不支持克伦斯基，而要揭露他的弱点。这是差别。这个差别虽然很小，但是非常重要，因而决不能把它忘记。”（列宁：《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信》，《列宁全集》第25卷，第278页）

8月27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彼得格勒委员会、工厂委员会中央会议、中央军

事组织、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党团联合发出《告全体劳动人民、告彼得格勒全体工人和士兵书》，指出了科尔尼洛夫叛乱的危险性，号召工人、士兵与全体劳动人民共同保卫首都，号召所有党的组织积极投入战斗。

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反抗科尔尼洛夫的斗争迅猛地发展起来。斯莫尔尼宫是指挥反对科尔尼洛夫叛乱的中心，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等党的领导人经常来这里指挥工人和士兵作斗争。几天之内，工人赤卫队人数迅速增长，彼得格勒武装工人达4万人。

不论城区或郊区，前线或后方，科尔尼洛夫分子成了众矢之的。

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也加入了反对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斗争，参加人数大约在1.2万人以上。铁路工人拆毁铁轨、卸掉火车机头，把装运叛军的火车开入岔路。

科尔尼洛夫的军队进展缓慢，最后停留在鲁加、德诺、加特奇纳、普斯科夫等地，无法

向彼得格勒推进。

科尔尼洛夫企图走公路，又遭到士兵、工人与农民的抵挡，叛军终于一筹莫展。

布尔什维克党此时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大批布尔什维克深入科尔尼洛夫军队中，揭露科尔尼洛夫叛乱真相，号召士兵们拒绝向彼得格勒进攻，并转向枪口，对准反动的军官。

布尔什维克从彼得格勒派出了一个穆斯林代表团，成员是当时来彼得格勒参加穆斯林代表大会的高加索山民代表团的社会活动家。他们成功地说服“野蛮师”的士兵，也拒绝向彼得格勒推进。

人民向科尔尼洛夫的反攻开始了。

沃罗涅什和顿巴斯的布尔什维克，组织人民挫败了卡列金从顿河方面支援科尔尼洛夫的计划。

在白俄罗斯，伏龙芝调动人民群众，任何一个增援者都无法通过。

在莫斯科、基辅、喀山、察里津、尼什涅诺夫哥罗德、哈尔科夫等城市都展开了反对科尔尼洛夫的斗争。

8 月 30 日，“野蛮师”的指挥官克雷莫夫自杀。

继而，科尔尼洛夫被捕。科尔尼洛夫叛乱破产。

科尔尼洛夫叛乱虽被粉碎了，但俄国政权仍旧操在科尔尼洛夫分子手中。他们将继续维护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利益。8 月 30 日，克伦斯基被任命为最高总司令，科尔尼洛夫分子阿列克谢耶夫被任命为参谋长。

9 月 1 日，临时政府宣布将俄罗斯帝国改名为俄罗斯共和国，由克伦斯基、尼基京、捷列申科、维尔霍夫斯基、维尔杰列夫斯基组成了五人“执政内阁”。

五人“执政内阁”成立了，虽然没有立宪民主党加入，但它却以无党派的科尔尼洛夫分子继续立宪民主党人的政策，继续加强地主与资本家的残暴统治。

无产阶级要取得政权，就必须进行武装起义。

“全部政权归苏维埃！”

粉碎科尔尼洛夫的叛乱后，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经济条件日益成熟。

俄国由于战争所引起的经济危机，至1917年9月更加严重，全部经济处于崩溃状态，广大人民群众备受饥饿、贫困与失业之苦。

当时的目击者约翰·里德在《震撼世界的十天》中写道：

“食物一星期一星期地越来越少了。每天的面包分配是从一磅半减少为一磅，后来更减为四分之三磅、半磅、四分之一磅。而到最后，有一个星期根本就没有半点面包。”饥饿，威胁着俄罗斯大地上的每个人。

为了应付国内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临时政府从国外大举借债，外债达160亿卢布。临时政府在加重了对人民的压迫的同时，对西方帝国主义的依赖也加强了。

为了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完成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布尔什维克积极地在工人、农民、

士兵中活动，准备武装起义。

在二月革命以后的斗争中，尤其是在反对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斗争中，广大群众认识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政策的反动，以及布尔什维克的正确。人民群众愈来愈团结在布尔什维克周围，这突出地表现在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地位的变化。

1917年8月31日，彼得格勒苏维埃举行全体会议，会议通过了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提出的《关于政权》的决议，其中279票赞成，115票反对，51票弃权。决议谴责任何向资产阶级的妥协政策。决议指出：

“唯一的出路是建立由革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代表组成的政权……”

以齐赫泽为首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不甘心失去对彼得格勒苏维埃的领导权，说8月31日的决议通过纯属偶然。

9月9日，彼得格勒苏维埃再一次举行全体会议，仍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决议，表示对旧主席团的不信任。齐赫泽、策烈铁里等不得不退出主席团。

彼得格勒苏维埃的领导权转到了布尔什维克手中！

几乎与彼得格勒举行苏维埃全体会议的同时，莫斯科工人代表苏维埃与士兵代表苏维埃于9月5日举行统一的全体会议。布尔什维克的决议再一次以压倒多数通过，是355对254票通过的。决议说，要彻底同妥协主义分裂、武装工人和建立工人赤卫队，并要求人民群众支持苏维埃。

莫斯科的苏维埃领导权也转到布尔什维克手中了

这样，布尔什维克重新提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

这时，各地宣布支持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苏维埃决议的苏维埃在半个月内达80个以上，它们是察里津、明斯克、列维尔、基辅、喀山、塔什干、萨马拉、喀琅施塔得、萨拉托夫、特维尔、科斯特罗马、维堡等。

临时政府在6个月的政治斗争中经历了三次政治危机，三次更换内阁，完全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它已无法按旧的方式统治下去。

那些把持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对于形势的发展十分惊恐，他们断定：列宁对他们的威胁总要比科尔尼洛夫对他们的威胁可怕得多。为了从危机中拯救自己和维护临时政府的政权，1917 年 9 月 14 日至 22 日，在彼得格勒由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出面召开了所谓全“俄民主会议”，企图以它代替原定在 9 月召开的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以资产阶级宪政的方式代替“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革命道路。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为避免在会议上受到布尔什维克的反对，在代表名额的分配上，他们耍尽花招，把广泛具有群众性的苏维埃、职工会、工厂委员会的代表的名额规定很少，相反，忠于他们的市杜马、地方自治局与合作社的代表却占了绝对比例。

政权问题仍是这次大会讨论的中心问题。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代表齐赫泽与策烈铁里公然说，要建立有立宪民主党人参加的新的联合政府。

但是，在革命运动的感召下，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内部发生分裂，一些人坚决反对联合资产阶级。就赞成联合或反对联合的问题，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内部表决的结果是：65 票赞成联合，75 票反对联合。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认为自己的党执行的联合资产阶级的政策是“背叛”、“投降”政策，在一次会议中离开会场。

后来，仅仅因为克伦斯基以辞职相要挟，那些“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又大喊大叫“共和国陷于危境”，大会才以微弱多数通过决议。决议赞成与资产阶级联合的原则，并批准成立一个没有任何立法权、仅只谘询性的国会，称为“俄罗斯共和国临时议会”。

9 月 25 日，新的临时政府成立。新内阁中有产阶级处于支配地位，其中 6 个部长是资本家和社会民主党人，另外 10 个是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与“无党派专家”。克伦斯基任内阁总理。

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实际上已不再代表苏维埃的基层群众。布尔什维克坚决反

对全俄民主会议以及共和国临时议会，反对新的临时政府。

列宁指出：

“即使民主会议宣布自己为议会，宣布自己为拥有最高权力的革命议会，它还是不能丝毫解决问题，问题只能在民主议会外面，只能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工人区解决。”

革命运动的发展、俄国经济的崩溃，以及孟什维克与社会民主党的分裂，使无产阶级革命条件日益成熟。

“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分子提出了“国内和平”和“保卫祖国”的口号。列宁对这些机会主义思想进行了批判，提出“使‘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列宁说，要使各交战国的无产阶级、劳动农民

及穿上士兵服装的工农，趁大战的有利时机，利用资产阶级政府彼此搏杀的武器，进行无产阶级革命。

此后，列宁完成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论欧洲联邦口号》、《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等重要著作，用新的社会主义革命论武装无产阶级，通过武装夺取政权实现社会主义革命。

列宁根据大量的材料，论证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及特征，揭示了帝国主义发生、发展过程及其灭亡的规律。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规律使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日益尖锐，导致了帝国主义大战的爆发。而大战的结果，必然使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力量遭到削弱，帝国主义阵线中也就会出现薄弱的环节。如果处在薄弱环节上的帝国主义中的无产阶级觉悟高，有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政党，执行正确的路线，那么，社会主义就有可能在一国内首先取得胜利。

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资产阶级对广大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压迫与剥削日益加强，无产阶级及劳动人民的处境更加悲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也就更加突出。所以，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发生革命的因素也在增长。

列宁指出了帝国主义发展的规律，即“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

“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

资本主义发展在各个国家是很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也只能这样。所以，社会主义不可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首先获得胜利，而其他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或资产阶级以前时代的国家。

马克思主义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产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也要在欧美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同时发生，才会胜利。

列宁在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根

据形势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几个或单个国家中首先取得胜利。列宁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

列宁的这一理论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它对于俄国无产阶级来说，是指示灯，为即将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树立了信心。它实际上教导了无产阶级不要等待，要利用战争造成的国内、国际有利的革命形势，对资产阶级统治进行攻击，在条件成熟的时候，马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当时，第二国际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歪曲十分严重，“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也很盛行。为了批判这一理论，列宁写出了《国家与革命》一书。

《国家与革命》一书系统地总结了1848年以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过程，严厉地批判了考茨基等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歪曲，并恢复其本来面目。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指出了无产阶级对待国家问题的态度及暴力革命的伟大作用。

七月事件后，俄国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向革命人民大举进攻，因此，以武装革命夺取政权，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是俄国工人、农民及布尔什维克的迫切任务。《国家与革命》正是为解决这一问题而写作的。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

"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

列宁指出：资产阶级要剥夺无产阶级手中的枪，然后再消灭他们。无产阶级必须建立和壮大自己的武装，用它去消灭资产阶级政权。

《国家与革命》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光辉文献。《国家与革命》及时地解决了俄国革命正面临的问题。事实上，十月革命正是《国家与革命》理论的实践。

《国家与革命》不仅为俄国无产阶级，也为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指明了方向。

十月革命前武装起义计划的拟定，布尔什维克准备投入反对临时政府的战斗中去

武装起义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是两大敌对阶级的血肉搏斗。布尔什维克必须在思想上、舆论上、组织上、军事技术上做好充分而又十分细密的准备。

当时，为了防止反革命的迫害，列宁被迫侨居芬兰。但是，他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敏锐目光，发现了武装起义时机的到来。9月中旬，列宁及时给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写了两封信，分析形势，号召他们抓住有利时机，武装夺取政权。

这两封信就是：《布尔什维克必须夺取政权》、《马克思主义和起义》。

列宁在这两封信中一再告诫布尔什维克，对待武装必须十分谨慎，而且要十分果断。列宁在《马克思主义与起义》中提出了三条起义的原则：

(1) 起义要获得胜利，就不应当通过密谋的方式。要依靠先进的无产阶级作为基础，而不是依靠政党。

(2)起义应当在人民革命高潮的基础上方可发动。

(3) 对于起义时机的选择，必须在人民革命的积极性与觉悟性表现最高，而敌人队伍中和三心二意的、不坚定的革命朋友队伍中动摇最厉害的时候。

列宁认为，武装起义要选择时机，也要选择地点。在这些地点，无产阶级必须有足够的力量，消灭一切剥夺者。列宁把这样的地点选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甚至列宁为在彼得格勒起义设计了周密的计划。

列宁的两封信引起了党内的争论。一些人仍迷恋国会，主张给予支持，而反对武装夺取政权。

9 月 15 日，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举行会议，讨论武装起义一事。加米涅夫坚决反对武装起义，说列宁已脱离了实际斗争，是“呓语”。李可夫、特奥多罗维奇、梁赞诺夫纷纷

表态支持加米涅夫，反对武装起义，认为对国会是不能抵制的。

托洛茨基则采取中间立场，主张暂时不加入国会，而保留问题，等到举行苏维埃代表大会去解决。

列宁的意见受到以斯大林为首的大多数布尔什维克的支持。斯大林说，坚决不能加入国会，短期内加入国会也不行，因为这将使革命群众迷失斗争方向，恋于国会斗争中去。坚决抵制国会，而不加入，把革命力量用在国会之外解决问题。

斯维尔德洛夫也支持列宁的意见。

为了直接指挥武装起义，列宁于10月7日返回彼得格勒。

10月8日，列宁写了《局外人的意见》一文，周密地论述了武装起义各项策略方针：

“1、任何时候都不要玩弄起义，在开始起义时就要切实懂得，必须干到底。

2、必须在决定的地点、决定的关头，集中很大的优势力量，否则，更有准备、更有组织的敌人就会把起义者消灭。

3、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坚决采取进攻。防御是武装起义的死路。

4、必须在敌人还分散的时候，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

5、每天（如果以一个城市来说，可以说每小时）都必须取得胜利，即令是不大的胜利，无论如何要保持‘精神上的优势’。”（列宁：《局外人的意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343页）

列宁住在彼得格勒维波尔格区的一所大房子里。这完全是一个工人区。列宁的地址是隐密的。但列宁不得不特别留心，克伦斯基的特务机关与警察一直在搜捕列宁。

列宁在住所里紧张地工作，向布尔什维克党的有关领导发出指示。这期间，只有少数党的负责同志来见过他，斯大林是其中最常来的一个。

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听取了列宁的指示后，于10月10日举行特别会议。列宁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多次缺席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会议，但列

宁出席了中央委员会的这次会议。

他一进入会场，大家都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围着他，欢呼着。列宁当时为了避开特务的追查，进行了化妆。他修光了胡须，戴了假发，很难看出他就是列宁。

列宁作了关于武装起义的演说，指出眼下作起义技术上的准备是必要的。

列宁的意见得到了参加会议的代表们的支持。但窃踞党中央委员会内部要职的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公开举手反对列宁路线。他们引用的是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论调，说俄国工人力量还不够强大，并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还不能进行武装夺取政权。他们主张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国会制的共和国，这无异于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的论调。

托洛茨基则主张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不能举行起义，应争取尽力避免冲突。而政权的转移，将由全俄代表大会来实现。他的意见，实际上是延缓起义，势必会使武装起义归于失败。

最后，中央委员会以绝对多数通过了列宁

的提议，指出武装起义已提上日程，并要求一切组织的实际活动，必须服从这一口号。

根据捷尔任斯基的建议，为加强对武装起义的领导，成立了以列宁为首的政治局。

10 月 12 日，彼得格勒苏维埃建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这是一个公开领导武装起义的机构，布尔什维克党人波德沃伊斯基担任主席。布尔什维克在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占据优势，使整个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行动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之下进行。

斯大林、捷尔任斯基、斯维尔德洛夫与加里宁等党的中央领导人在彼得格勒积极开展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雅罗斯拉夫斯基、弗拉基米尔斯基、波德别尔斯基等在莫斯科准备起义；而伏龙芝、古比雪夫、基洛夫、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人在各地从事起义的准备工作。

布尔什维克党的决议得到了各地方苏维埃和地方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有力支持。

10 月 11 日，在彼得格勒召开了北方区苏维埃代表大会，大会在决议中宣布：坚决行动的时刻到来了！

10月16日，俄国中部的弗拉基米尔召开了省苏维埃代表大会，旗帜鲜明地号召举行武装起义。

……

10月16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和党的负责人举行了一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

在这次会议上，列宁慷慨陈词，主张立即发动武装起义。他说：

"形势很清楚：或者是科尔尼洛夫专政，或者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各贫苦阶层的专政。"

"必须制定最坚决、最积极的政策，这个政策只能是武装起义。"（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列宁全集》，第26卷，第172～173页）

继列宁之后，斯维尔德洛夫就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作了报告。他指出，当时布尔什维克的党员人数有40万之多，并且党在苏维埃与军队中的影响也大大增强。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这次会上又公开与列宁的路线、策略为敌。

季诺维也夫认为无产阶级的力量十分薄弱，即使在彼得格勒，无产阶级的起义斗争也没有胜利保证。

加米涅夫更进一步，他不但认为党还没有把握去胜利完成起义，还认为党的起义计划纯属“阴谋策略”，诬蔑列宁为布朗基主义者。起义不能举行，不能冒险进行革命。

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等坚决支持列宁，指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策略无疑会帮助反革命势力组织起来，用以镇压无产阶级革命。

托洛茨基在会上发言，认为必须等待召开立宪会议；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尚未成熟，没有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支援，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注定是要失败的。托洛茨基的态度，无异于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流合污了。

大会最后以 19 票赞成，2 票反对，4 票弃权通过了武装起义的决议。

大会选出了领导起义的革命军事总部(党总部)，其成员有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捷

尔任斯基、安·谢·布勃诺夫、莫·索·乌里茨基。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中央委员会里被击败后，就在资产阶级报纸上发表声明，反对党的武装起义方针。10月18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孟什维克的《新生活报》上发表联合声明，透露布尔什维克准备武装起义，并攻击说这种起义是冒险行动。他们将布尔什维克党的起义计划出卖给了资产阶级。

列宁斥责这种行为是闻所未闻的工贼行为，是"难以形容的卑鄙无耻。"列宁写道："我直率地说，我不再把他们两个当作同志了，我要尽力向中央和代表大会提出，无论如何要把他们两人开除出党。"

10月20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警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要他们停止破坏活动，禁止他们再公开地发表反对中央正确路线的声明。

当时，无产阶级进行武装起义的条件已完全具备了。革命的力量正在日益壮大起来，超过了反革命的力量。

在起义发动前夕，起义的基本武装力量——工人赤卫队在全俄国已有20万人，而赤卫队的背后是千百万产业工人的大军在支持。工人赤卫队是具有军队特征的工农武装，不仅有武器装备，还有正规部队的严密组织。赤卫队为了武装起义，加强了军事训练。从10月19日起，彼得格勒的工人赤卫队直接由领导这次武装起义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

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也成了武装起义的一支重要力量。这支部队有15万士兵，他们完全站在革命的一方来了。

军队中军官虽极力抵制革命，但起义得到广大士兵的热烈拥护。

10月21日，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代表召开紧急会议，表示完全支持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工作。

山雨欲来风满楼

1917年10月18日，在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把起义的计划泄露之后，彼得格勒军区

司令波尔科夫尼科夫立即向卫戍部队发出紧急命令：

“一、各部队应遵照特别命令，在其所驻区域内尽力赞助城市自助机关——行政专员和民警——保卫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

二、协同该区警卫司令和城市民警局代表组织巡逻队，并设法扣留一切犯罪分子和逃兵；

三、凡到营房里来号召武装发动和骚动者，立刻加以逮捕，解交第二城防司令部办理；

四、禁止群众游行和示威大会；

五、对于武装发动和骚动，立刻以所有之武力制止之。”

临时政府也不甘落后。18日晚间，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举行秘密会议，商讨如何对付革命人民措施，会上通过了防止革命人民武装起义的一系列决定：要求哥萨克部队进入战备状态；从前线调25万军队进入彼得格勒；把反革命的忠实信徒——彼得格勒附近各军事院校的士官生聚集于彼得格勒城内；在冬宫前面增设大炮、机枪和装甲部队；等等。

布尔什维克为了使人民获得足够的起义信心，倡议将10月22日定为“彼得格勒苏维埃日”。

10月22日晚，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命令，指示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凡是彼得格勒军区司令的命令，必须首先征得革命军事委员的同意方可施行。同时，革命军事委员会通过的决议规定，在所有卫戍部队中一律派遣政治委员。

当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副总理科诺瓦洛夫得知了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议后，万分惊恐，连忙驱车前往冬宫，向克伦斯基等人汇报。他们一致认为，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议措施正是意味着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开始。

克伦斯基对这一情况更是惊惧，马上给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参谋长巴格拉土尼打电话，命令他决不承认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委派的政治委员。

克伦斯基以最后通牒形式要求革命军事委员“自行取消这个命令”。

革命军事委员会针锋相对。对这一通牒，

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0月23日清晨给予郑重的声明作为答复："政治委员是苏维埃代表，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反抗政治委员就是反抗工兵代表苏维埃。"

克伦斯基见一计不成，便又生一计。他们以增加彼得格勒苏维埃在军区司令部中的代表数额为诱惑，企图让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政治委员制度。

布尔什维克党根本不理睬克伦斯基的建议，向卫戍部队继续增派政治委员。

被委任的政治委员基本是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党员，政治素质很高，他们在彼得格勒的军队中做了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他们发动已经倾向革命的士兵，向士兵们讲述布尔什维克党的决议与武装起义的要求，并从士兵中选出觉悟高的担任指挥员；

同时，政治委员们把与革命为敌的各级指挥官加以孤立。政治委员们的工作，对十月革命的准备工作起了很大作用，把一支临时政府的军队转化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部队。

10月22～23日，彼得格勒及其附近城镇

的赤卫队员代表大会召开，通过了赤卫队的新章程，决定建立赤卫队的统一领导机构，即赤卫队总司令部；各区设立区司令部；每区派一到二名的代表参加总司令部的工作，并在总司令部设立常务局。

赤卫队司令部一成立，即发布命令，要求每一个赤卫队员必须随身携带武器，以准备同临时政府进行战斗。

以克伦斯基为首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不甘心失去手中的政权。10 月 23 日的深夜，临时政府的要员们聚在一起开会。克伦斯基讲述了他对形势的看法，以及如何镇压布尔什维克党的起义计划，命令立即逮捕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人及一切敢于违抗政府命令的人。

孟什维克和右翼社会革命党人当天也举行会议，支持临时政府逮捕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人的决议。

尽管临时政府做了种种努力，并自吹把拥有足够的力量用以镇压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但是，1917 年 10 月 20 日的立宪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写道：

“不仅是彼得堡，而且全俄都觉得将有新的可怕事变发生……人心弄得极度紧张，使事变可以一触即发。”

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1917年10月25日，这是一个伟大而光荣的日子，是一个改变人类历史的日子

1917年10月24日清晨，临时政府派士官生突然地袭击了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机关报《工人之路报》与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士兵报》的编辑部与印刷厂，开始了镇压无产阶级革命的屠杀。

克伦斯基得到预备国会的赞同与支持，获得了镇压革命运动的全权。

以克伦斯基为首的临时政府决心与革命群众决一死战。临时政府下令攻占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所在地——斯莫尔尼宫，切断彼得格勒工人区与斯莫尔尼宫的联系。

一时间，士官生开着装甲车在大街上横冲

直撞。至上午7时许，城内大部分的电车停顿，彼得格勒交通中断。士官生为了控制工人，首先强占了市中心的电话局，以便切断斯莫尔尼宫与外界联系的电话线。

反革命的屠杀开始了！

也就在这一天，列宁写信给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们，指出革命形势面临严重关头，要求立即发动起义，他说：

“无论如何必须在今晚逮捕政府人员，解除士官生的武装，如果他们抵抗，就消灭他们……

不能等待了！！等待会丧失一切！！……一定要在今晚解决问题……

政府正在动摇。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彻底击溃它！

拖延发动就等于死亡。”（列宁：《列宁全集》第26卷，第214～215页）

在革命面临抉择的紧急关头，列宁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满怀信心地率领人民投入战斗。

当天晚上，列宁决定亲自去斯莫尔尼宫，

指挥这场空前的大战。他先前想去斯大林的住所找他，但找斯大林很麻烦，他毅然地对身边的人说：

“让我们到斯莫尔尼宫去罢。”

当时，士官生及特务遍街都是，列宁又一次不得不化装。他头上戴了一顶破帽子，脸上缠着绷带。

在去斯莫尔尼宫的路上，由于列宁没有适当的出入证和证件，几乎被士官生的一个巡逻队发现，并且进斯莫尔尼宫时也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

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等党中央的领导人坚决执行列宁关于武装起义的思想和中央委员会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10月24日上午10时左右，工人赤卫队和革命士兵从士官生手中夺回了被占的印刷厂，并在《工人之路报》印刷厂和编辑部附近布置岗哨，严防临时政府的破坏行动。

为了取得俄国其他地区无产阶级的支援，尤其是莫斯科方面的支援，党中央派洛莫夫与诺根负责同莫斯科方面取得联系。

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在24日这一天面临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挑战，并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委任有着卓越组织天才的斯维尔德洛夫组织具有战略意义的彼得—保罗要塞的后备司令部，并监视临时政府的动向；捷尔任斯基被委托负责同邮电工作人员联系，以控制邮局和电报局；米留金被委派保证革命武装的粮食供应。……

根据列宁的指示，革命军事委员会要求工人赤卫队总司令部立即动员所有力量配合革命士兵，占领首都各区的要地和政府机关；派赤卫队保卫工厂；派1500至2000赤卫队，保卫斯莫尔尼宫的安全。

24日上午，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各部队整装待命。布尔什维克十分信任革命士兵，但为了保证武装起义的顺利进行，不得不向卫戍部队的所有政治委员和士兵委员会提出警告：

"凡属迟延和犹豫的行为，将一律以背叛革命论。"

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是首都赤卫队的有力后盾，是参加彼得格勒十月武装起义的重要

革命力量。当时，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波罗的海舰队中央执行委员主席迪宾科，要他派遣5000～6000名水兵，开赴彼得格勒支援赤卫队与卫戍部队的起义。

也在这一天中午，布尔什维克又通过“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上无线电向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革命士兵发布了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

“一、守卫彼得格勒各要冲的防军，必须做好完全的战斗准备；

二、必须在各火车站加强防卫；

三、凡态度不明朗的军队，一律不准开赴进入彼得格勒。”

彼得格勒武装起义枪声打响时，布尔什维克在这里拥有的武装力量，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比临时政府优势得多。工人赤卫队、卫戍部队、波罗的海的水兵总共20万人，他们政治素质好，作战勇敢，并随着起义的进程发展，愈来愈壮大。

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所控制的军事力量，主要是各个军校的士官生、一些哥萨克部队，以及被称为“敢死营”的妇女队伍，总共只有

几万人。

即使在这一部分武装力量中，也有相当多的人受布尔什维克的影响，而不愿与人民为敌，拒绝镇压革命的所有命令；即使有的部队执行了，大多数已被革命士兵击败了。

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于是从前线和外地调兵，以图镇压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这次革命武装起义。但是，离彼得格勒不远的西北方面战线的部队，由于受布尔什维克党的影响较深，广大士兵坚决不服从命令，不愿充当镇压革命的刽子手。而那些受临时政府欺骗赶去镇压革命的军队，也被卫戍部队及赤卫队士兵们顽强地阻击于彼得格勒之外，无法进入城内。

彼得格勒是坐落于涅瓦河口的一个大城市，河上有 10 座桥梁。至 10 月 24 日上午即被工人赤卫队和卫戍部队士兵夺取了 9 座，这对于控制彼得格勒，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

24 日下午 5 时，布尔什维克命令革命军队进行新的攻击，占领了中央电报局。几小时后，又占领了电报通讯社。

列宁在24日晚11点左右到达斯莫尔尼宫亲自指挥作战。斯大林向列宁汇报了中央委员会的各项决议。

列宁的到来，使中央委员会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同志们受到了极大鼓舞。

后来，斯大林在谈到这一时刻的情形及人们的心情时说：

"在这样的情况下举行起义就是孤注一掷，但是列宁不怕冒险，因为他知道，他用洞察一切的目光看见：起义必不可免，起义一定会胜利，俄国的起义一定准备好结束帝国主义战争的条件，俄国的起义一定会鼓舞西方受尽苦难的群众，俄国的起义一定会使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国内战争，起义的结果一定会成立苏维埃共和国，而苏维埃共和国一定会成为全世界革命运动的堡垒。"（斯大林：《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56页）

列宁，正是这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战士，在俄国和世界历史的转折关头，直接把握了革命的方向。

24日之夜，彼得格勒枪声响成一片。自深

夜1点至25日晨8点之间，起义军队占领了塔夫利达宫、邮政总局、电话总局、华沙车站、波罗的海车站、尼古拉耶夫车站、国家银行、卡拉瓦军事技术学校、发电站、阿斯托里亚军人旅馆，以及许多战略据点、国家机关和一些重要企业仓库。

革命军队愈战愈勇。

在占据阿斯托里亚军人旅馆时，起义者逮捕了许多反动军官。

25日早晨，临时政府还在冬宫、冬宫附近一小块地区、玛丽娅宫和总参谋部顽抗，形势已十分危急。

但就在这个时候，克伦斯基已无法命令士兵为他们镇压革命人民，连资产阶级十分信任的哥萨克部队，也拒绝向人民群众开枪，而只在营房里坐地；守卫冬宫的自行车队干脆自动离散……

临时政府正在崩溃！

10月25日，克伦斯基乘坐一辆美国大使馆的车，仓皇逃出彼得格勒。他是在多次向大本营求援而不见援兵的情况下，亲自去前线争

取援兵的。

这时，革命队伍壮大起来，不仅有原来的工人赤卫队、卫戍部队，彼得格勒邻近的城镇的赤卫队也驰来增援；赫尔辛福斯派来了大批水兵支援革命士兵的起义。

在整个起义过程中，波罗的海舰队共派2万名水兵以及22艘战，开赴彼得格勒舰支援起义。

克伦斯基于10月25日上午10时逃出彼得格勒以后，立宪民主党人基什金被任命负责保卫冬宫，临时政府大权落入此人手中。

原彼得格勒军区司令由于镇压革命不力，而遭撤职。

基什金与其助手、军区司令部的参谋长，立即商订对付布尔什维克进攻的计划，企图集中力量保卫冬宫，不让革命人民攻下，以待克伦斯基搬来的救兵。

但是，临时政府的军队抵抗不了起义队伍的进攻，起义队伍于25日下午1时占领了预备国会所在地玛丽娅宫。起义部队占领玛丽娅宫后，驱散预备国会。

在革命武装占领玛丽娅宫前几个小时，这里还在举行会议。

临时政府、预备国会、城市杜马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克伦斯基发表了演说，号召士兵镇压起义。但会场上吵闹不止，最后通过一个实际上等于对临时政府不信任的决议：

“一、过去这几天一直在准备着，其目的在于举行武装政变的示威，势必引起内战，为黑帮分子之类的反革命的蠢动和大屠杀造成有利时机……它将使立宪会议无法召开，造成军事上的失利，招致革命的失败……

二、……因此，目前最紧要的事就是立即颁布一道法令，把土地交给农民的土地委员会；并在外交方面采取坚决有力的行动方针，建议各协约国公布其媾和条款并开始和平谈判。

三、必须采取紧急措施，镇压保皇党的抬头和恐怖分子的蠢动。为了这个目的，必须在彼得格勒成立一个治安委员会，由市政机关和革命民主团体的代表组成，与临时政府合作。……”

城市杜马在玛丽娅宫被占不久，还举行治安委员会会议，想组织公民保卫队，并准备建立一支资产阶级近卫军的补充队。

25日下午5时，革命队伍已冲过皇宫桥，直扑冬宫。

6时，冬宫已四周受围，攻占反革命堡垒——冬宫的战斗开始了。

临时政府这时困守于冬宫之中，冬宫中仍有1500多名训练有素的士官生和“突击队员”在顽抗。

为了彻底击败临时政府的最后一个据点的顽抗，布尔什维克集结了数万名赤卫队员和革命士兵，并从军事素质、政治素质较好的士兵、赤卫队员中挑选出了一支坚强有力的突击队。这支突击队配有装甲车部队、野战炮部队。“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停在离冬宫不远的尼古拉耶夫桥边，做好炮轰冬宫的一切准备。

为了避免伤亡，革命军事委员会给临时政府下了一道最后通牒，勒令它必须于6时20分之前放下武器，停止抵抗，向人民军队投降。否则，将从“阿芙乐尔”号军舰和彼得—保罗

要塞实施炮轰冬宫。

自行车队第一营的战士弗罗洛夫自动请愿，表示：

“我去送通牒！”

临时政府收到这份通牒后，提出条件：要先与前线大本营联系，然后给予答复，企图以此拖延时间，等待援军。

6时20分，由赤卫队和革命士兵组成的突击队冲进邻近冬宫的军区司令部，抓住了该司令部内的军官。这样，直接冲击冬宫的前哨阵地已完全在赤卫队与革命士兵的控制之下。

由于布尔什维克的政治攻势，也由于革命武装力量的压力，保卫冬宫的临时政府军队开始分化。首先是300名哥萨克部队不愿替临时政府卖命而自动离开冬宫，撤出战斗。其他部队也准备步其后尘，逃走为上。

守卫冬宫的临时政府主力部队——士官生也开始动摇。他们表示愿意与革命军事委员会进行有关缴械投降的谈判，并保证布尔什维克谈判代表的安全。晚上8时多，革命军事委员会派军事委员会委员楚德诺夫斯基前往冬

宫进行谈判。

冬宫形势的变化，使临时政府万分惊惧。克伦斯基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彼得格勒总督帕里琴斯基，不顾士官生的反对与起码的军事准则，逮捕了楚德诺夫斯基，准备枪杀他以断绝士官生的退路，以期同革命军队决一死战。这时，一部分士官生坚决要求释放楚德诺夫斯基，帕里琴斯基怕众怒难犯，释放了他。

鉴于临时政府的顽抗，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炮打冬宫。

列宁在听取了冬宫的情况汇报后，马上给负责攻打冬宫的楚德诺夫斯基和波德沃伊斯基写了张手条，命令他们以全力迅速占领冬宫，击溃临时政府的顽抗。

1917 年 10 月 25 日晚 9 时 45 分，“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打响了攻击冬宫的第一炮，彼得—保罗要塞也以大炮轰击冬宫守军。一时间，枪炮声四起，炮弹、枪弹击打在临时政府的堡垒内。守卫冬宫的反革命军队，也以密集的火力进行还击。

“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有着光荣的传统。

1905 年革命后的斯托雷平反动统治时期，此舰在国外航行，受到侨居国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影响很大，在军舰上成立了革命小组。1916 年，它驶回俄国，在法俄工厂进行修理，又受到工人的影响，革命素质日渐提高。在 1917 年俄国发生二月革命时加入了工人的起义队伍，反对沙皇政府的残暴统治。二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影响逐渐扩大，并在该舰上建立了"战舰委员会"。1917 年 10 月 22 日，"阿芙乐尔"号军舰水兵做出了不遵守临时政府命令的决定，准备参加武装起义。

就是"阿芙乐尔"号，打响了攻击冬宫的第一炮。

攻打冬宫的战斗开始后，彼得格勒各区赤卫队司令部立刻增派赤卫队员，前来增援攻打冬宫。

前线的赤卫队员与士官生们激战，后方的妇女赶赴冬宫附近，抢救伤员，情景十分感人。

战斗持续至深夜 1 时，起义队伍在一片"乌拉"（意即胜利）声中冲进冬宫，冲进冬宫皇宫大厅。

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死命忠实者——士官生，在临时政府的命令下对革命士兵进行顽强的抵抗。起义队伍同士官生，在厅室、楼道中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战争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左右。

凌晨2时10分，起义队伍夺取冬宫的战斗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彻底地击溃了士官生的抵抗。

临时政府本想先下手为强，镇压人民革命，结果被革命的人民以武装起义打倒在地，临时政府的部长们大都被捕，送往彼得—保罗要塞，成为无产阶级的阶下囚。

彼得格勒武装起义，是列宁思想的胜利，是无产阶级斗争的结果。

从此，俄国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世界历史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第三章　砸碎旧政权

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十月革命的炮声中召开了，苏维埃政府成立了

在攻打冬宫前，1917年10月25日上午10时，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宣言：

“临时政府已被推翻。国家政权已转到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机关，即领导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和卫戍部队的军事革命委员会手中。”

10月25日下午2时，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举行特别会议。列宁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认为：

“旧的国家机关将要遭到彻底粉碎，而新

的管理机关即苏维埃组织将要建立起来。”

列宁在此提出了一个原则，即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要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政权。

当天晚上10时45分，正当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武装起义直捣反革命巢穴冬宫之时，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冲破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阻挠，在斯莫尔尼宫召开。

这次大会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告了新政权的诞生，并公布了几项重要法令，如《和平法令》与《土地法令》，解决革命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这次大会反映的是工农代表的根本利益。在大会进程中，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企图阻止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会上，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进行了尖锐的斗争。

此前，围绕着这次大会的召开，双方就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经过二月革命后近8个月的斗争中，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逐渐失去了人民的信任，

而布尔什维克却逐渐取得了人民的信任，并在苏维埃中取得了多数地位。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原定于9月中旬举行，后改为10月20日，最后在布尔什维克的坚持下才于10月25日举行。大会之所以一再推迟，是由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阻挠，他们认为现阶段俄国的形势只能由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执掌政权，俄国的无产阶级不具备夺取政权的能力。他们坚持认为，现阶段的策略是与资产阶级进行联合，给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以支持。他们不同意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是想延长临时政府的寿命。

在布尔什维克的努力下，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已迫在眉睫。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眼见阻挠不成，就千方百计地将拥护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代表挤出这次代表大会。他们同时竭力寻找自己路线的追随者，企图使自己代表人数在大会上占优势。全国各地的代表赶到彼得格勒参加会议时，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又将他们分到彼得格勒各区下榻，使他们不能互相接近，企图破坏苏维埃代表的团

结，以混水摸鱼。

在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布尔什维克占据了优势。至大会召开时，共有670名代表参加了大会，布尔什维克的代表有了390个代表席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有160名代表，孟什维克代表约有80名，其余的属于其他各派。

在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窃取了多数代表名额，而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则成为较布尔什维克为少数的派别了。

参加这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各地代表苏维埃中，也较第一次代表大会有所不同。一些农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参加了大会。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318个苏维埃中，只有59个苏维埃仍然站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立场，提出"民主政权"的妥协主义口号；仅有18个苏维埃站在中派立场上，没有提出自己明确的观点。其余241个苏维埃的代表一致要求"全部政权归苏维埃"。

大会选举了24人组成的主席团，他们是

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列宁、柯伦泰、克雷连柯、卢那察尔斯基、诺根、穆加洛夫、梁赞诺夫等14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斯皮里多诺娃、卡姆科夫、卡列林、古特曼等7名代表。另外还有其他派别的代表3人入选主席团。

社会革命党人的右派及孟什维克拒绝选举自己的代表进入主席团，企图以此破坏大会的顺利进行。

孟什维克及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把“讨论如何预防不可避免的国内战争”放在首位。他们认为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十月革命势必会引起大规模的国内战争。他们认为唯有“组织统一民主政权”，才能制止国内战争，规劝起义的士兵和工人放下武器。他们为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辩护，说他们在冬宫奋不顾身，正是阁员的真正形象。无疑，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仍然坚持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合作的策略，反对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推翻临时政府的斗争。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右派正堕落成反革命。

他们攻击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武装起义是

对祖国和革命的犯罪，主张立即与临时政府的代表进行谈判，并声明退出代表大会。崩得分子随后也退了出去。

由于俄国当时革命形势的势迅速发展，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右派也产生了分化，一部人倒向了孟什维克国际主义统一派与左派社会革命党。

坚持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右派的只是少数人，只有他们主张同临时政府合作而退出代表大会。退出大会的代表有 70 多人。

逃出代表大会的一些资产阶级的支持者——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崩得分子，奔赴即将覆灭的冬宫，去支援临时政府，表示要支持临时政府，一直到死。

另一部分人则奔向彼得格勒市杜马，同立宪民主党人共同组织反革命的“救国救革命委员会”。他们已公开与布尔什维克分裂，成了反革命的帮凶。

参加大会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对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与行为进行了有力的抨击。他们主张“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坚

决不与临时政府进行妥协，不与临时政府共同分享政权。布尔什维克代表们指出：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已不再是工人、农民的代表，他们已经成为临时政府的走狗，他们参加代表大会，无非是要纠集反革命力量而已。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右派退出大会时，会场一点儿声音也没有，继而是数百名代表的痛斥与叫骂：

“科尔尼洛夫的党徒！”甚至连从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分化出来的那些代表也高声斥责这些人对革命的背叛。

正如这次大会通过的决议所说：

“妥协派分子的退出大会并没有削弱苏维埃，因为这样就清除了工农革命中的反革命渣滓。”

当攻占冬宫的消息传到大会时，顿时会场欢声雷动，列宁当时就起草了《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

布尔什维克代表们坚决支持列宁的宣言，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表示同意这个宣言。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

一部分孟什维克国际主义统一派在通过决议时投了弃权票。

宣言宣布：临时政府的统治已结束，而与之妥协的把持着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的权力也已结束。宣言宣布了工兵代表已经把政权掌握在手里。

宣言明确指出：苏维埃政权将立即向各国人民提出民主和约，立即在一切战线上停战。

在内政方面，宣言代表苏维埃政权向人民作了许多保证：将建立工厂工人监督生产的制度；将注意保证城市粮食的供应；将关心农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将把土地无偿地交给土地委员会处理等等。

宣言在最后还指出：各地方的全部政权一律转归工兵代表苏维埃。而各地的苏维埃要负责保证真正的革命秩序。

大会然后由加米涅夫宣读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决定：在军队中废除死刑；恢复人民言论及出版的自由；下令逮捕克伦斯基；没收私人仓库中所贮存的粮食……

崩得分子的代表发言说，布尔什维克的这

种毫不妥协态度将使革命导致毁灭。所以，崩得分子的代表一定不留在大会里了。这时，会场上有人喊道：

"我们以为你们昨天晚上就退出大会了，你们究竟还退出多少次啊？"

接下去是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的代表发言。他先解释说，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只有一部分人退出大会，而其余的人留了下来。他强调说：

"把政权交给苏维埃，这对革命事业是危险的，也许甚至是致命的。"

列宁在大会中发言时，全场的掌声持续数分钟之久。列宁说道："当前第一件事就是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实现和平，……我们将根据苏维埃的媾和条件（即不割地、不赔款和民族自决的权利），向一切交战国人民提议媾和。同时，遵循我们自己的诺言，我们将公布并废除一切的秘密条约。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是这样清清楚楚，我想我不必多讲引言，就来宣读《告一切交战国的人民和政府书》（即《和平法令》）草案。……

接着，他向大会宣读了《和平法令》。在宣读完宣言后，列宁继续说道：

“我们提请大会批准这个宣言。我们既向各交战国的人民呼吁。也向各交战国的政府呼吁。……这项和平建议将遭到帝国主义国家政府的阻挠——我们不在这一点上欺骗自己。但我们希望，所有的交战国不久就会爆发革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特别向法国、英国和德国的工人们进行呼吁的缘故。”

在与会600多名代表的不断掌声中，列宁最后激动地说：

“为了和平和社会主义的事业，工人运动必将胜利，并且必将完成它的使命。”

大会限定只各个政党的代表人才可以要求发言，并且每个代表发言的时间不得超过15分钟。

卡列林代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发言，他首先说道：

“本党不曾有机会对此项宣言的草稿提出什么修改意见，它只是布尔什维克一党私自起草出来的文件。”不过，卡列林表示：

"我们将投票赞成这个宣言，因为我们同意它的精神……"

孟什维克国际主义统一派代表克拉马洛夫在发言中说，国际主义完全同意其中的主要三点。

各派的代表们纷纷上台发表演说，表达本派对于革命、战争及宣言的态度。立陶宛的社会民主党、波兰的社会民主党、拉脱维亚的社会民主党及人民社会主义者，均表示赞成这个宣言的原则。

当时，列宁等代表们预想西方资产阶级各国有可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有一位代表说：

"行将到来的世界革命，而我们就是这世界革命中的先锋队。"列宁也说：

"如果德国无产阶级理解到，我们准备考虑一切和平建议，那也许就是使一大杯子水满溢的最后一滴了，德国就将爆发革命。"

列宁在讨论中指出：

"我们同意考虑一切的媾和条件，但那并不意味着我们将接受那些条件。为了现实我们所提出的某些条款，我们将战斗到底——但对

其他国家来说，它们也许将发现已经没有可能继续作战了。……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结束战争。……”

最后，加米涅夫请所有赞成这个宣言代表将手举起来，结果全场一致通过了《告一切交战国的人民和政府书》。

和平，是备受摧残的俄罗斯人民共同的心声。尽管参加代表大会的代表各有自己派别的观点，但对于“和平”却有一致的意见。

据亲眼目睹现场的约翰·里德先生在《震撼世界的十天》中讲述：

“突然，我们都情不自禁地全体起立，大家哼着哼着，很快就汇成流畅而高亢的《国际歌》来。有一位灰头发的老战士感动得像小孩一样呜咽着。亚历山大娜·柯仑泰很快地眨眨眼把眼泪收住。那嘹亮的歌声翻翻滚滚，震动着大厅，迸出了门窗，消失在那静寂的天穹里。‘战争停止了！战争停止了！’有一个在我旁边的青年工人这样说，他脸上露出喜悦的光芒。”

彼得格勒的十月革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行中发动的，战争加速了革命的爆发，

并为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是，这次大战给各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是无比深重的。各国死伤人数总共达3000万人。俄国是大战中损失最大的成员之一，至1917年冬，已有数百万人命丧战场；俄国的经济已面临崩溃，俄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俄国人民厌倦了这场战争！他们要的是和平！布尔什维克给予人民的正是他们企盼的和平——《告一切交战国的人民和政府书》。

《告一切交战国的人民和政府书》号召各国人民与政府停止这场战争。宣言谴责了造成这场战争的祸首——各国的帝国主义政府。

宣言表示愿意接受一切关于善邻关系和经济协定的条款。

但是，苏维埃政府的和平政策绝不是苏维埃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也不是苏维埃国家与这些国要“和平共处”。宣言表示愿意支持一切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执行无产阶级的国际共产主义政策，反映了无产阶级同社会沙文主义水火不相容的立场。

大会通过《告各交战国的人民和政府书》

（《和平法令》）以后，就着手讨论土地问题，通过了《土地法令》。

列宁首先宣读了《土地法令》的草案，这是他亲自起草的。《土地法令》宣布：

“一、立刻毫无报偿地废除地主土地私有制。

二、地主的田庄及一切皇室、寺院和教堂的土地，连同耕畜农具、庄园建筑和一切附属物，一律交给乡土地委员会和县农民代表苏维埃支配，直到立宪会议解决了土地问题时为止。

三、任何损害被没收的财产，即今后属于全民的财产的行为，都是严重的罪行，应由革命法庭惩办。县农民代表苏维埃应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保证在没收地主田庄时遵守最严格的秩序，规定应没收地段的大小和应没收的是哪些地段，编造没收财产清册，并对转归人民所有的土地上的产业连同一切建筑物、工具、牲畜和储备产品等等用革命手段严加保护。

四、……

五、普通农民和普通哥萨克的土地概不没

收。”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就《土地法令》发表意见说，他的政党在原则上赞成这个法令，不过在没有经过讨论以前，还不能投票表示态度。

一个最高纲领派（农民中的无政府主义派）代表一走上台就喊道：

“一个政党在当权的第一天就实行这样的土地法令，我们必须对这个政党表示敬意，而不要再说废话了！”

农村中真正的无产者代表对各党的土地政策比较后说：

“我们原以为那些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们，如阿夫克森齐也夫等人都是农民的保护者，而实际上他们却不过都是些立宪民主党人。逮捕他们！逮捕他们！”

布尔什维克终于争取了农民的信任与支持。

深夜2点时，大会在仅有一票反对的情况下通过了《土地法令》。

农民的代表欣喜若狂，他们高声笑着，欢

快地跳着。

按照这个法令施行土地分配，俄罗斯贫困的广大农民将无偿地获得1.5亿公顷的土地和大量的牲畜、农具。而且，农民欠土地银行的大量债务也将被取消。

农民们热情地欢呼《土地法令》的发布，称它为“神圣的法令”。

这个法令的颁布，解决了俄国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来所没有完成的任务。《土地法令》的颁布，消灭了俄国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也消灭了自1861年农奴制改革所遗留下来的残余，打击了资本主义，否定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否定私有制的同时，也就开始破除农民的土地私有观念，为以后农业的合作化、集体化开辟了道路。

《土地法令》的颁布，在人类文明史上是第一次无偿地分给农民土地，第一次否认土地的私人占有观念。法令颁布标志着生产资料在农业方面已经结束了私有制时代，共同拥有社会生产资料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就要来临了。

《土地法令》通过后，代表大会立即讨论组织中央政权机构的问题。大会宣布，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由苏维埃政府即人民委员会来管理国家；监督、撤换人民委员的权力，由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及其中央执行委员会执掌。

大会首先选举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

它不再像第一次工兵苏维埃代表大会期间成立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被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这些机会主义分子所把持。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由62名布尔什维克、29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6名社会民主党国际主义统一派分子、3名乌克兰社会主义者及1名社会民主党最高纲领派代表共101名代表组成。

它将在立宪会议召开前，行使监督新的政府——人民委员会的职能。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是富裕农民的代表，他们与布尔什维克只是暂时同路人。在选举人民委员会时，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宣布拒绝加入人民委员会，因为这样将造成革命队伍间的一道

鸿沟，即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之间的鸿沟。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仍将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视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

1917年10月26日凌晨2时30分，会场上一片肃静，代表正在倾听加米涅夫宣读人民委员的名单。

“人民委员会主席：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列宁）；

内务人民委员：阿·伊·李可夫；

农业人民委员：弗·巴·米柳亭；

陆海军人民委员：弗·阿·奥弗申柯（安东诺夫），尼·瓦·克雷连柯，巴·叶·德宾科；

教育人民委员：安·瓦·卢那察尔斯基；

工商业人民委员：维·巴·诺根；

劳动人民委员：亚·加·施略普尼柯夫；

外交人民委员：列·达·勃朗施坦（托洛茨基）；

司法人民委员：格·伊·奥波科夫（洛莫夫）；

粮食人民委员：伊·特奥多罗维奇；

民族事务人民委员：约·维·朱加施维里（斯大林）。”

每读到一个名字，会场上就会发出一阵掌声，当读到列宁与托洛茨基的名字时，场上掌声持续数分钟之久。

1917年10月27日清晨，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性意义的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这次大会将苏维埃作为国家政权的构成形式而肯定下来。

这次大会向全世界宣告了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

彼得格勒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临时政府与保皇派分子欲夺回其已失去了的政权，对彼得格勒进行了武装攻击，但均被粉碎了

彼得格勒武装起义时，克伦斯基逃出了彼得格勒。他绝不会甘心自己的失败，他还在沙

皇亚历山大三世的办公室中发号施令。

1917年10月25日晚，克伦斯基冒雨赶到普斯科夫。

这里是北方战线司令部所在地。但是，北方战线司令官契列米索夫告诉克伦斯基，由于布尔什维克的宣传与鼓动，普斯科夫非但没有一支可以信赖的军队派去镇压彼得格勒的武装起义，而且就是在普斯科夫，也非常危险。他说克伦斯基在那里呆下去，就有被捕的危险，让他去找哥萨克部队。

克伦斯基连夜逃往普斯科夫南部的奥斯特洛夫，企图取得第三骑兵团的支持，派哥萨克部队向彼得格勒的武装人民进攻。

10月26日，克伦斯基与第三骑兵团司令克拉斯诺夫会合，并立即下令集中部队向彼得格勒挺进。

10月27日凌晨，克拉斯诺夫的部队占领了距彼得格勒不远的加特奇纳，又于28日占领了皇村。

在占领加特奇纳后，克伦斯基惊喜万分，发布了内阁总理对军队的命令：

“我作为临时政府内阁总理兼俄罗斯共和国一切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谨宣布：我亲自统率仍然矢忠于祖国的前线部队。

我命令所有由于一时错误或受蒙蔽而附和那些卖国贼与革命叛徒的彼得格勒军区部队，立即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不得延误。

此项命令，必须在各团、营和连中当众宣读。

临时政府内阁总理兼最高统帅

克伦斯基”

克伦斯基以为抓住了救命稻草，他为克拉斯诺夫的军队占领加特奇纳和皇村而冲昏了头。他一进入加特奇纳，就带自己的侍从、副官搬进沙皇保罗一世曾住过的加特纳宫。他不是奔走呼号的克伦斯基而俨然成为沙皇了。其实，克拉斯诺夫的军队在加特奇纳士官生加入后也只有五、六千人，实力并不强大。

不仅是克伦斯基一人，整个俄国的反革命势力都以为占领加特奇纳是反攻彼得格勒的开始。当时，前线部队的一些反动军事头目，十分卖力地支持克伦斯基进攻彼得格勒的革

命军队。俄军最高总司令部总参谋长杜鹤宁，与克伦斯基时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企图抽调各战线的军队，开赴彼得格勒，去扑灭革命的火种。

克伦斯基与克拉斯诺夫占领皇村后，“救国救革命委员会”在彼得格勒举行大规模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叛乱。

这个委员会的前身是“社会治安委员会”，由市杜马代表、退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孟什维克分子和右派社会革命党分子、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和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代表、预备国会议员所组成。这是一个反革命组织。社会革命党人郭茨是这个委员会主席，波尔科夫尼科夫（原彼得格勒军区司令）任这个组织的叛乱军司令。

保皇党人也起来反抗苏维埃政权。保皇党头目普里什科维奇在布尔什维克起义前就开始了反革命的恢复帝制活动，并收罗了大批的士官生与军官。

普里什科维奇主张立即在彼得格勒发动武装暴乱，认为可以乘克伦斯基正向苏维埃政

权反扑、苏维埃政权还未巩固之时，夺取政权，恢复帝制。

在北方战线担任政治委员之职的孟什维克魏亭斯基则直接加入了克拉斯诺夫的军队，并声明与布尔什维克军队死战到底。

一时间，保皇党人、“救国救革命委员会”、革命队伍中的叛徒都汇集于克伦斯基的帐下，组成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统一战线。

彼得格勒的“救国救革命委员会”与克伦斯基的军事进攻相配合，策划了10月29日在彼得格勒的有士官生与军官参加的约有1000人的叛乱。

这次叛乱是突然发生的。

29日凌晨，士官生与军官占领了米海依洛夫练马场，开走了停在这里的装甲车。他们把装甲车开上彼得格勒的街道，横冲直撞，占领了电话局，切断了斯莫尔尼宫与各区的联系，企图一举消灭苏维埃政权。而这些士官生，正是10月25日赤卫队与革命士兵攻打冬宫时的俘虏，他们曾发誓不再与苏维埃政权为

敌，但时隔几天，这些人竟又担当了“救国救革命委员会”反革命叛乱的主力。

布尔什维克组织赤卫队与革命士兵，对这场叛乱施以坚决的镇压，当天就平息了叛乱。叛军司令波尔科夫尼科夫与“救国救革命委员会”的重要人物相继逃出了彼得格勒。而一大部分士官生投入了克伦斯基的怀抱。

粉碎了克伦斯基与彼得格勒城内联合的阴谋，彼得格勒城内恢复了布尔什维克要求的秩序。

但是，列宁及托洛茨基等人指出：目前的形势是困难的，必须全力击碎克伦斯基的进攻。苏维埃政权组成了波德沃伊斯基、叶列梅耶夫、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迪宾科等人为首的保卫彼得格勒的司令部。一位转向革命的旧军事专家瓦利金也加入了司令部，被任命为卫戍部队的参谋长。

奥尔忠尼启则亲自带领一批布尔什维克奔赴前线，巡视阵地，与前线的战士、军事指挥人员一道研究进攻计划。

列宁与斯大林亲自组织彼得格勒的防御。

列宁指出：要充分利用一切可以调动的部队，消灭敌人；要利用处于敌人后面的卫戍部队的帮助，包围和消灭敌人。

苏维埃政府为了粉碎克伦斯基与克拉斯诺夫的叛乱，建立了许多工人武装连队，这些工人武装与革命士兵一道迅速开赴前线。

为了补充力量，红色政权又从波罗的海舰队中调来舰艇，沿涅瓦河开到雷巴茨科耶村，保卫尼古拉耶夫路及附近的要冲。几天之内，彼得格勒卫戍部队迅速壮大，使这场战斗的优势倾向了布尔什维克一边。

10 月 30 日，双方在普尔科沃一带展开激烈战斗。

战斗一开始，克拉斯诺夫命令以猛烈的炮火压住工人及革命的士兵，然后以装甲车冲击布尔什维克的阵地，遭到革命士兵们的顽强抵抗。中午，克拉斯诺夫虽冲击多次，但仍一筹莫展。

而苏维埃军事组织从彼得格勒调来三个连的炮队。革命炮火压制了克拉斯诺夫军队的火力，使这支哥萨克部队被迫退却。布尔什维

克军事组织从两翼迅速合击哥萨克部队，并断其退路。当天，革命军队解放了皇村。

克拉斯诺夫带着残兵逃回加特奇纳。克伦斯基与克拉斯诺夫十分惊恐，他们想稳定住这支哥萨克部队，以便待援军到达后，再反抗苏维埃政权。

但是，一部分被蒙蔽的哥萨克士兵已不愿再为临时政府卖命，充当炮灰，于 10 月 31 日派代表去皇村，与布尔什维克谈判，答应停止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战争。布尔什维克于 11 月 1 日派迪宾科为首的代表团去加特奇纳，商议停战事宜。

最后双方达成协议：停止战争，逮捕克伦斯基和克拉斯诺夫交给布尔什维克。

克伦斯基听到哥萨克士兵已经倒向布尔什维克，并派人要逮捕他，交给布尔什维克时，惊得呆了，连忙穿上女人的衣服，于 1917 年 11 月 1 日下午逃离了加特奇纳。克拉斯诺夫则被士兵逮捕后交给布尔什维克，送往斯莫尔尼宫进行审判。

克伦斯基—克拉斯诺夫的叛乱被粉碎了，

对巩固和发展十月革命的胜利成果有着重大历史意义。这次平叛，是十月革命的直接延续。

正当克伦斯基与克拉斯诺夫叛军在前线进攻苏维埃政权时，全俄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会（以下简称铁总执委）却拒绝承认人民委员会，要求成立一个有各种社会主义分子参加的政府。

列宁和斯大林坚决反对同铁总执委进行谈判。但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等人却支持铁总执委的建议。

在同铁总执委的谈判中，加米涅夫等人接受了铁总执委提出的建立一个所谓的“社会主义”政府的要求；在这个政府中将不再有列宁参加，布尔什维克党成员也不超过半数，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与孟什维克等反动派别均可以参加政府。

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严厉地批判了加米涅夫与季诺维也夫的投降主义行为。

11 月 2 日，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举行

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央内部反对派问题的决议》，否决了加米涅夫等人同反革命政党进行妥协的主张，指出反对派已丧失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一切根本立场，背弃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应对在革命中造成的恶劣影响负有完全的责任。

加米涅夫等人坚决反对中央的决议。

党中央向他们提出警告，要求他们放弃这种立场。党中央指出：任何使布尔什维克放弃政权的企图，都是对无产阶级事业的背叛，是资产阶级的帮凶，都不会得逞。而加米涅夫等人则继续坚持错误观点，并以退出中央、辞去人民委员职务相威胁。

最后，党中央免去了加米涅夫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职务，由斯维尔德洛夫代替他；季诺维也夫被免去了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的职位；辞去人民委员的李可夫，则由彼得罗夫斯基所代替。

解除了机会主义分子在党内的要职，更有利于党内的团结，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进行。

经过对克伦斯基和克拉斯诺夫叛乱的镇压，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批判，彼得格勒十月武装起义的成果被初步固定下来。

“起义消息是于10月26日传到我们这里的。我们接到这个消息时，欢喜万分，大呼‘乌拉’。立刻就召集了全团大会，通过了完全拥护新政府的决议。”

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参战国，并且是协约国东线战场的主力。俄国在前线布署了大量军队，分为罗马尼亚战线、西南战线、西部战线和北部战线。十月革命发生后，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与克伦斯基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都十分重视这些军队的态度，都在做工作争取它们的支持。

革命中心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接近北部和西部战线，这些军队的态度对革命的影响会十分巨大。如果完成军队的革命，使之支持革命，这对保卫革命政权、打击临时政府的反叛，对于结束帝国主义战争将有重大的促进作用；如

果军队背向革命，则革命的进程将会受到阻挠、延缓，甚至会出现军事危机。

资产阶级懂得这些军队的重要性。他们企图通过反动的高级军官，而去控制军队。为此，他们采取了种种反动措施。

全军委员会主席斯·佩列克列斯托夫与总参谋长杜鹤宁联名发出通电，要求布尔什维克立即停止武装抗击，无条件地服从临时政府，交出政权。资产阶级的反动军官们互相联系，押下了苏维埃给前线的一切电报，企图使士兵不明真相，以便可以统率士兵反对苏维埃。军官们进行策划，企图攻击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苏维埃。

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也非常重视前线的军队，主张在军队中发动革命。10月25日，彼得格勒武装起义正在进行之中，彼得格勒军事委员会就电令各战线、各集团军的委员会，要他们严密注意高级指挥人员的行动，逮捕那些对抗革命的军官，并要求他们向广大工兵说明彼得格勒正在发生的事，要广大士兵了解事件的真相。

10月26日，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告前线书》，号召在前线各部队立即建立临时革命委员会，军官必须服从这个委员会的命令。

苏维埃政权在前线军队做的最重要工作就是向各战线军队都派出了大批的政治委员、宣传员和特派员。他们向士兵说明彼得格勒的形势，宣传苏维埃政权的各项重大政策。在革命士兵中，这些人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经过临时政府与苏维埃政权在前线各部队中的活动，军队中分化成两个不同的派别，即以反动军官为主的支持临时政府的一派，以革命士兵为主的支持新生苏维埃政权的一派。

各个战线在布尔什维克的努力下，逐渐由革命士兵控制了部队的局势。

北部战线共有3个集团军，即第一、第十二和第五集团军，战线司令部设在普斯科夫。在彼得格勒武装起义以前，布尔什维克已在第十二军团中建立了秘密的革命军事委员会，起义开始后，委员会马上公开地行动。他们教育士兵千万不可去镇压革命，并率领他们迅速占

领一切附近的交通要道，架空了集团军司令部和孟什维克把持的集团军临时执行委员会。第一、第五集团军也以类似的方法掌握了军队的领导权。

在战线司令部普斯科夫，革命军队于11日底召开了北部战线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通过了布尔什维克代表提出的支持苏维埃政府的建议。

西部战线也下辖3个集团军，即第二、第三、第十集团军，战线司令部设在明斯克。当彼得格勒起义胜利的消息传到西部战线时，兵营里、战壕里，士兵们欢庆起义胜利。第十集团军的一个士兵后来回忆道：

“起义消息是于10月26日传到我们这里的。我们接到这个消息时，欢喜万分，大呼‘乌拉’。立刻就召集全团大会，通过了完全拥护新政权的决议。”

第十集团军的士兵们强迫旧军官们执行士兵群众的决议，否则就予以撤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由于阻挠士兵代表大会的召开而更加孤立。士兵们取得了领导权。

第二、第三集团军的士兵们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在11月上旬也掌握了军队的领导权。

在罗马尼亚战线和西南战线，那里离俄国中心地区及彼得格勒较远，受革命的影响相对小，布尔什维克在这些军队中的力量相对弱一些。因而，布尔什维克在这些地区争取军队领导权的斗争相当艰难。但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以对西线、北线斗争的方式，向这两个战线输送了大批政治委员、宣传员、特派员，他们与战线的布尔什维克共同努力，终于在11月底和12月初，把大多数士兵争取到苏维埃方面，初步完成了对旧军队策反的工作。

参谋总部是沙皇俄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本营，它是沙皇政府设立的。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政府。但是，取而代之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与沙皇政府一致，继续进行其帝国主义大战，参谋总部也就留了下来。

这时，参谋总部已成为国内反革命势力的中心。

参谋总长杜鹤宁在大战初期是个团长，后升为西南战线司令部军需总监，直到1917年9月才被克伦斯基任命为参谋总长。自上升后，他执行临时政府的帝国主义战争政策。在克伦斯基、克拉斯诺夫叛乱失败后，他自任总司令一职，宣布不承认苏维埃政权，并搜罗各派反革命势力，将大本营变成了反对苏维埃的中心。

每个战线、每个集团军以及海军等各派一名代表在大本营组成的全军委员会，这时也成了克伦斯基、杜鹤宁等反革命的帮凶。

11月7日，大本营以全军委员会名义通电各部队，要求各集团军反对苏维埃政权，并要求他们参与建立新的反动政权，推举新的内阁总理候选人。

参谋总部组织反动政府的同时，利用士兵的反战情绪，提出组织“清一色的社会主义党人政府”的口号，欺骗士兵说：只有这样的政府才能解决战争问题。

由于全国形势的迅速发展，也由于广大士兵早已识破了大本营的欺骗面目，大本营的

“清一色的社会主义党人政府”的阴谋破产了。但大本营仍拒绝承认苏维埃政府。

不过，此时大本营不再声称进攻革命，而声称保持所谓的“中立”。

10月27日，列宁提议通过后，向各交战国提议缔结和约。

苏维埃政权的和平建议发出后12天内没有得到任何答复。于是，苏维埃政府在11月8日向各协约国驻俄大使发出照会，提议协约国集团在各个战线上进行停战谈判，缔结公正的和约。

同一天，苏维埃向远在大本营的杜鹤宁发出命令，要求他立即向敌国军事机关提议，立即停止战争、开始和谈。杜鹤宁拒绝服从苏维埃政权的命令。

列宁于当日夜间与前线直接通话，杜鹤宁又一次拒绝了苏维埃的命令。列宁立即宣布撤销了他的最高总司令职务。

11月9日，苏维埃政权通过广播发布了这一消息，并任命布尔什维克恩·克雷连柯为最高总司令。

11 月 10 日，克雷连柯从彼得格勒出发去北方战线。战线司令契列米索夫拒绝服从命令，被克雷连柯撤职。

为了配合总司令克雷连柯去大本营上任，苏维埃政府组织了一支军队，准备进攻莫吉寥夫。

大本营的士兵表示：决不放走一个大本营的人。但是，当时囚在莫吉寥夫的邓尼金与科尔尼洛夫等人仍然逃出去了。

杜鹤宁被士兵打死。

北线战场、西线战场、西南战线战场、罗马尼亚战线战场以及大本营均被布尔什维克和革命士兵夺取了领导权。

对各个战线的俄国军队工作的胜利完成，使俄国十月革命的进程加快了步伐，资本主义的根据地——旧军队被布尔什维克征服了！

第四章　建立新政权

1917年10月发生于彼得格勒的武装起义的胜利，这点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

早在十月革命发动前，列宁分析了全国的形势后，指出：起义也可以开始于莫斯科。莫斯科地处俄国的欧洲部分中部，工业十分发达，工人集中，工人觉悟很高，是当时俄国经济、政治、文化地位仅次于彼得格勒的大城市，有俄国“第二首都”的美誉。

至1917年十月革命发动前，莫斯科已有布尔什维克2万人，并在工人和士兵中也有很高的威信。当时莫斯科工人阶级力量也十分强大，列宁曾说它是“比彼得格勒大得多的无产

阶级的巨大中心。”

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也十分重视莫斯科的地位，企图将莫斯科变成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阵地。

10月25日凌晨，莫斯科接到彼得格勒苏维埃的电话通知，说彼得格勒工人已经开始武装起义。

莫斯科的工人该如何行动呢？布尔什维克党又该如何行动呢？这是布尔什维克党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25日，布尔什维克党莫斯科市、省和区域的委员会举行紧急联席会议，共同组成了7人军事总部，领导莫斯科起义。

同一天，布尔什维克主持下召开了莫斯科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讨论起义及组织政权的问题。

布尔什维克在这次大会上遇到了在彼得格勒召开的全俄工兵代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所遇到的问题。会上，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提出需要等待彼得格勒事件的发展结果，然后再决定何去何从，企图

阻挠莫斯科起义。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观点受到了布尔什维克的斥责，认为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莫斯科工人应该以起义支援彼得格勒的起义。

会上，选举了由布尔什维克4人、孟什维克3人组成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它是负责莫斯科武装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

莫斯科革命军事委员会一成立，即于10月25日夜向各军事单位发布命令：莫斯科全部卫戍部队马上进入战备状态，每一军事单位必须按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行动，而对于任何非军事委员会和未经军事委员会签署的命令，均不予执行。

10月26日晨，革命军事委员会下令工人赤卫队和革命士兵封闭资产阶级的报馆，并发布了《告士兵同志书》、《告农民同志书》、《告铁路员工同志书》、《告邮电职工书》，号召人民坚决行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政权，为保卫苏维埃政权而斗争。

莫斯科当时共有15万驻军，其中只有军

官阶层反对武装起义，广大士兵坚决拥护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议和命令。

莫斯科的工人也行动起来了。他们集会表示支持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议和命令。原有的工人赤卫队在加强，而新的工人赤卫队不断地在涌现。

莫斯科10个区均成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各区的武装斗争。

彼得格勒的临时政府被革命的武装打倒了！

莫斯科的反革命势力十分惊惶，于10月25日晚上，以莫斯科军区司令部和市杜马为代表的反动势力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如何消灭莫斯科的革命。

会上，成立了以市长、右派社会革命党人鲁德涅夫为首的社会治安委员会。

治安委员会在立宪民主党人、右派社会革命党及反动军官的支持下，组成了以梁柏泽夫为司令的反革命武装。他们武装了克里姆林宫西南面的亚历山大军校、东边的阿列克谢耶夫军校、其他六所准尉学校及大学生们，这支队

伍达4万人之多，并且武器精良，训练素质好。

治安委员会同时与大本营取得联系，被告知马上有军队前来支援。莫斯科的反革命在积极准备武装力量准备镇压时，决定通过与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谈判拖延时间，麻痹革命军事委员会。

但是，革命军事委员会却迟迟不发动起义，他们以为在广大工人群众及士兵被发动起来以后，可以和平提出政治上的要求，迫使资产阶级自动交出政权。他们在等待彼得格勒方面的消息，以解决自己在用什么方式夺取政权，又如何分配这一权力方面的疑问。

促使革命军事委员会不发动起义的另一个原因是，去彼得格勒开会的莫斯科代表苏维埃主席弗·诺根于10月26日回到莫斯科。他把彼得格勒的起义说得十分轻松，似乎不需要激烈的武装斗争，就可以夺取政权。他向军事委员会建议：要避免流血，争取和平解决政权问题。军事委员会接受了他的建议，命令各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严阵以待，暂时不要进攻。

至27日，革命军事委员会仍然在同梁柏

泽夫为首的反动派进行枝节问题上的谈判。

26 日上午，正当谈判在细枝末节上争论不休之时，彼得格勒传来消息说，临时政府已彻底被击败，政权暂由苏维埃执掌。莫斯科革命军事委员会终于认识到：只有通过暴力才能击败资产阶级，夺取政权。革命军事委员会马上指示工人赤卫队和革命士兵做好回击敌人的准备，研究各区的作战计划。

但是，莫斯科革命军事委员会仍没有完全理解列宁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必要性。正是基于这种情况，他们于 10 月 26 日夜制定出作战计划。主要是：

(1) 尽量少流血；

(2) 行动要坚决而积极；

(3) 所有军事行动指向市中心；

(4) 各区要有计划地将兵力推向市中心，单独行动不能破坏总的计划等。

这次会议仍然在进退维谷的气氛下进行。大会最后以 9 票赞成，5 票反对，决定继续同反革命一方谈判。

各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工人、革命士兵却

与此形成鲜明的对照，他们积极准备起义，坚决要求对反革命一派进行攻击。

反革命势力利用谈判的时间扩充了兵力，拟定了战斗计划，做了战斗准备。

反革命势力在亚历山大军校成立了临时司令部，负责指挥镇压这场起义的军事行动。

10月27日，大本营通知莫斯科的治安委员会和军区司令部，援军从西南战线、西部战线以及顿河地区卡列金那里赶来，将于10月28日到达莫斯科。

梁柏泽夫态度开始强硬起来，于27日晚对莫斯科革命军事委员会提出最后通牒，要求立即解散革命军事委员会并将其成员送交法庭审理；还要求让出克里姆林宫，并交出武器。梁柏泽夫限15分钟内答复。

梁柏泽夫准备动用武力了。

孟什维克表示愿意担当革命军事委员会与治安委员会谈判的中介人。布尔什维克拒绝了治安委员会的无理要求，把孟什维克开除出了革命军事委员会。

革命军事委员会紧张地工作着，发出命

令：选定一个区作为根据地，向莫斯科市中心地区发动进攻，而在其他地区开展游击战。

27日夜，治安委员会派兵包围了克里姆林宫，企图一举拿下它，夺取军械库，然后进行大规模屠杀革命派。

在各线上，治安委员会都发动了进攻。在莫斯科市区内，他们武装夺取了邮电总局、电报局、市政公署，逼近克里姆林宫苏维埃驻地。

亚历山大军校和阿列克谢军校也相继投入战斗。

28日早晨，梁柏泽夫在实施了对克里姆林宫的包围后，发出了对在克里姆林宫中的士兵们的最后通牒，要求25分钟内交出克里姆林宫，并欺骗士兵说，革命军事委员会已全部被抓住，莫斯科在他们的完全掌握之中。

当时，在守御克里姆林宫的军队中，有一个刚加入布尔什维克的少尉，被治安委员会的通牒吓坏了，跑去开了大门。士官生们一涌而进，他们对革命士兵进行血腥的屠杀，当场300多士兵阵亡。

克里姆林宫的失陷，是布尔什维克党莫斯

科领导人机会主义错误造成的。治安委员会的头头们欣喜若狂，胡说莫斯科城已在他们手中了。

克里姆林宫的失守，教育了革命军事委员会中某些不坚定的领导人——必须实施坚决的武装起义，才能完成夺取政权的伟大历史使命。

而工人则被这次事件激怒了。

士兵们也纷纷请战。当天，总罢工就开始了。

各区的革命部队在防御战中一次次地击溃敌人的进攻，并不断地扩大自己的力量，渐渐地双方转入相持阶段。

战斗至29日凌晨时，莫斯科军区司令部不得不以梁柏泽夫的名义向大本营求取援兵。他们汇报说，莫斯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力量十分强大，而治安委员会的力量现在只有防御了，必须马上派援兵，才能消灭革命武装。

就在治安委员会、莫斯科军区司令部向大本营求救之时，革命军队分三路直扑反革命军队的阵地。

革命中心河外区和哈莫夫尼区的赤卫队和革命士兵向亚历山大军校及反革命中心军区司令部发动猛烈进攻;东部各区的革命部队则逼近阿列克谢耶夫军校,发动进攻;西北各区的革命力量与市苏维埃的革命武装一起,向市中心急速挺进。

至29日晚,革命部队进展顺利,战果辉煌。莫斯科军区司令部向大本营发出了求援的哀告。

这时,东部战线直推进到阿列克谢耶夫军校附近;河外区部队战斗最为激烈,革命部队占领了莫斯科河上的桥梁,不断地向军区司令部发起冲锋;西北一路部队,直杀至市中心,夺回了邮政总局、电报局和市政公署大楼。

大本营也意识到莫斯科形势的严峻,命令各战线及各集团军,迅速驰援莫斯科,企图镇压莫斯科的革命武装起义。但是,大多数部队的士兵已经认清了临时政府的反动面目,不愿充当镇压革命的刽子手。

这时,在莫斯科周围,大批苏维埃地方政权建立,它们组织武装部队,率领赤卫队和革

命士兵沿途阻击反动援军奔赴莫斯科战场。

莫斯科革命军事委员会派宣传员到周围的大本营军队中进行教育工作，许多士兵撤到莫斯科革命人民的一边。

大本营的援军没有一个营能到达莫斯科参战。

10 月 29 日这一天，莫斯科的反革命军队受到了极为严厉的重创，也无力与苏维埃政权对抗。

同彼得格勒一样，受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控制的铁总执委莫斯科局向交战双方提出，要他们举行谈判。这时加米涅夫在彼得格勒正与铁总执委谈判。莫斯科苏维埃受加米涅夫的机会主义影响，也由于受铁总执委罢工的威胁，宣布从 10 月 29 日夜间 12 点至 30 日夜间 12 时止，实施 24 小时停火。

双方的谈判又开始了！

革命军事委员会汲取前一次谈判的教训，在谈判期间，对敌人的骚扰给予了有力的回击，并在铁总执委拒不承认苏维埃政权的条件下于 10 月 30 日晚决定不延长停火期，对反革

命武装实施致命的打击。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对莫斯科起义的发展进程十分关注。列宁向彼得格勒革命党人强调指出：

“必须援助莫斯科人！”

彼得格勒的军事委员会在10月30日派了大约500名水兵抵达莫斯科；同日，伏龙芝率舒雅县900名革命战士也到达莫斯科参加战斗。

在莫斯科起义期间，大本营派去支援的军队仅有100名，而革命军事委员会却得到1.2万人的有力支援。

决战时刻，孟什维克、统一派分子、崩得分子、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旧士兵代表苏维埃执委会，以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莫斯科局召开了大会，成立了一个“中立集团”，他们不承认苏维埃政权，声称布尔什维克挑起了血腥的国内战争。

10月30日夜，进攻治安委员会反革命势力的战斗重新打响了。

这时，大本营惊惶地命令各部队前进，但

革命的士兵拒不执行命令，他们表示支持苏维埃政权。

至11月1日，莫斯科的反革命军队仅有克里姆林宫、亚历山大军校和军区司令部几个据点，企图死守待援。天才的军事指挥家伏龙芝率领各地支援莫斯科革命的战士与莫斯科的战友一道，英勇战斗，向几个据点发动了强力的攻击。

战斗在紧张地持续着！

11月2日下午5时，社会治安委员会签署了投降协议书。

晚上9时，莫斯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声明——莫斯科武装起义胜利了！

莫斯科武装起义的胜利有着重大的意义。

首先，它是对彼得格勒武装起义的支持，加大了苏维埃政权的影响，巩固了十月革命的成果；

其次，它的胜利使俄国中部工业区的苏维埃政权与彼得格勒连成一片，有力地推动了苏维埃政权在全国范围内的建立。

当然，莫斯科武装起义也有教训：莫斯科

起义的拖延，克里姆林宫300名战士的牺牲，甚至革命面临着夭折的危险，在主观上都是起义的领导人在暴力革命这一问题上认识而导致的机会主义错误所造成的。它告诉布尔什维克党的同志们这样一个道理：无产阶级只有用暴力才能获得政权。

彼得格勒起义所引发的十月革命，迅速遍布俄罗斯大地。

10月25日以后的一周内，全国有16个省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11月底，差不多整个俄罗斯的中部、边区及少民族地区都开始了与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

至1918年2月，全国90%以上的地区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列宁称这一段时期为苏维埃政权的凯歌行进时代。

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表现为从城市到乡村，从建立中央政权到地方政权的特点。在俄国中部工业发达地区，无产阶级的夺权斗争很顺利。因为这里的工人阶级力量十分强大，素质

又好，布尔什维克在这些地区的影响也较大，如乌拉尔、顿巴斯等地。

在经济落后、无产阶级力量薄弱地区及有外国帝国主义插手的地区，无产阶级的夺取政权斗争遇到了很大阻力，有的地区出现了曲折复杂的情况。如远东的滨海地区在1922年底从日本人手中夺回时才建立苏维埃政权；在乌克兰的基辅，虽在1917年11月上旬即发动起义，但由于德国帝国主义的干涉，直到1918年2月，才建立苏维埃政权。

从整体上看，到1918年2月，苏维埃政权已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取得了胜利。这一胜利，为无产阶级早日消灭私有制奠定了雄厚的政治、军事基础。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

十月革命胜利后，如何组织和完善苏维埃国家机构，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机器，是摆在布尔什维克党面前的首要任务。

原有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是用以剥削压迫广大劳动人民的工具，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手段。马克思主义曾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运用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是必须打碎它，建立工人阶级自己的政权。

列宁从无产阶级建立的第一个政权——巴黎公社的经验和教训中汲取了许多东西。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他说，由于在帝国主义时代，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官僚国家机器急剧膨胀，俄国也不例外，因此必须集中全部力量，去破坏、砸毁全部旧的国家机器。

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国家机关的建设中，选拔了大批优秀工人和士兵进入国家机关工作，并给予其要职。工商业人民委员巴甫洛夫，曾是波罗的海工厂的工人；而担任内务人民委员的彼得罗夫斯基，曾是五金工人。各个部中都有从基层选拔上来的干部，他们工作能力强、政治素质好，为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当时，俄国资产阶级就曾断言：

“不管好坏，我们还是坚持了6个月，如果你们倘能坚持6个星期，我们承认你们就不错了。”

恩格斯在1891年给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写的序言中曾指出了巴黎公社无产阶级专政的两条原则：

“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5页）

列宁根据这两个原则的提议，在1917年11月2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大会通过并确定了专门法令。即在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中，为了使国家公职人员，包括高级领导在内，不能和普通人民的生活有太大差距，规定国家公

职人员每月的工薪不得超过当时产业工人的平均工资，即500卢布；法令还规定：人民不但有选举权，也有罢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权利。这正是巴黎公社的原则。

在苏维埃国家机关中有相当一大批早在沙皇时代就从事革命的职业革命家，他们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立下不可磨灭的功绩，在苏维埃政权建设初期，他们的组织才能大放异彩。如斯维尔德洛夫和斯大林。列宁亲自提名斯维尔德洛夫和斯大林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民族人民委员，说他们有天才的组织才能。

军队、法庭、监狱是资产阶级压迫人民的工具，是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无产阶级必须打碎它们，代之以无产阶级的专政国家机器。

在司法机关的改造方面。

1917年11月22日，人民委员会发布了关于法院的法令，苏维埃政府首先废除了旧的资产阶级法院体系、旧的侦察机关；废除了一切与苏维埃政权的目的、任务相抵触的旧法律

以及私人律师和旧陪审员制度。在此基础上，苏维埃建立了维护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苏维埃法院、司法检察机关和工农革命法庭，以及由苏维埃选出的地方人民法院。新的司法机关是维护劳动人民利益的工具，是苏维埃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列宁曾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法院主要是压迫机关，是资产阶级的剥削机关。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任务不是改良司法机关，而是要完全消灭和彻底摧毁旧的法院和它的机关。十月革命完成了这个必要的任务。

警察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苏维埃政权取消了临时政府的警察。二月革命时，人民群众就赶走了沙皇政府的警察，但代之的却不是由人民组成的警察，而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很快就颁布了建立工人民警的法令。工人民警隶属于地方苏维埃政权，负责维护社会治安和革命秩序，由工人农民代表苏维埃编组。

军队是国家机器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必须解散旧军队，建立新军队。列宁曾告诫苏维埃

政权说：

“任何取得胜利的革命的第一个信条就是打碎旧军队，解散旧军队，用新军队代替它。”

但当时由于考虑保卫苏维埃政权的需要，由于存在着德国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协约国武装干涉的可能，为了保证前线不至空虚，并未立即解散旧军队，而是在旧军队中采取民主化的制度。

1917年12月，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关于全体军职人员一律平等》、《关于军队中选举原则和政权组织》等专门法令。法令规定：军队直接从属于人民委员会；撤销反革命军事指挥人员的军职，选举新的指挥员；废除了旧军队中的军衔制度等。

在对旧军队实行民主化措施的同时，苏维埃政权着手建立自己的正规军。1918年1月在开始旧军队逐步复员的同时，于1月15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建立正规军——红军的法令。建立正规军是苏维埃政权的头等大事，这项任务由克雷连柯和波德沃伊斯基领导的一个全俄委员会负责，列宁亲自参加了组编新军

队的委员会。

1917 年底，根据自愿原则，组建了第一批红军。1981 年 1 月 29 日，通过了建立工农红海军的法令。1918 年 5 月，实行了义务兵役制度。

年底，红军已扩大至 70 万人。

这支年轻的红军和红海军在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战斗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关于工农联盟问题。

俄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 80%，是无产阶级强大的同盟军。十月革命胜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农民代表苏维埃同工兵代表苏维埃处于分离状态，全国各地的农民代表苏维埃，受农民代表苏维埃中央委员会的控制，而农民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又由社会革命党人所控制。所以，必须从社会革命党人手中夺取领导权，以使农民代表苏维埃与工兵代表苏维埃联合。

1917 年 11 月 10 日至 25 日召开了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会议，这次大会通过了斯维尔德洛夫代表布尔什维克党提出的关

于承认苏维埃政权的决议，并且确认了《土地法令》与《和平法令》。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支持布尔什维克，从而使布尔什维克取得了胜利。大会选出了农民代表苏维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有 81 人当选，布尔什维克党 20 人、6 名无党派人士和 1 名社会革命党最高纲领派代表也当选。

社会革命党人的右派在这次大会上受到了打击。

在布尔什维克组织苏维埃政权的过程中，受到资产阶级的强烈反抗。一些资产阶级的专家和高级职员怠工，拒绝为苏维埃政府工作；国家银行拒绝支付款项给苏维埃政府，反而去支援反革命集团；农村中的富农拒绝卖粮给苏维埃政权，粮食投机商们囤积居奇，企图以饥饿来扼杀苏维埃政权……

面对这些情况，苏维埃政权必须对公开或隐蔽的反革命进行镇压，只有这样，才能稳定苏维埃政权，稳定民心。

11 月 21 日，捷尔任斯基在革命军事委员

会上提议成立肃反委员会，镇压反革命的活动。12月7日，人民委员会批准了捷尔任斯基的建议，成立了以捷尔任斯基为首的“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非常委员会”。肃反委员会的成员大多是从先进工人、水兵和赤卫队员中选拔出来的，他们认真地工作。

肃反委员会成了资产阶级十分害怕的苏维埃机构。

肃反委员会是无产阶级专政机构，是维护苏维埃国家政权和维护社会秩序的坚强队伍。它简称“契卡”。随着革命的深入，这个机构愈来愈重要，至1918年，由于革命形势严峻，契卡的活动具有了相对的独立性，可以不经革命法庭就可以逮捕和处决反革命分子。

契卡的成立对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起了很积极的作用。

经过苏维埃政权对军队、法院、警察等苏维埃式的改造，通过契卡对反革命的镇压，苏维埃政权初步形成了规模，并逐步稳固下来。

立宪会议是十月革命后各种反动势力的期望，但终于被解散了

二月革命以后，人民群众要求召开立宪会议。布尔什维克党在领导人民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过程中也坚持这个主张，因为立宪会议是资产阶级共和国中民主制的最高形式。

当时，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迫于人民群众的压力，也曾发布宣言，决定召开立宪会议，并初定于1917年9月17日召开这次会议。但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为了保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也为了防止革命的人民群众将革命深入下去，有意拖延立宪会议的召开。

十月革命后，临时政府被推翻，成立了苏维埃政府。这时，召开立宪会议的会议也不再具有积极的意义了，但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及立宪民主党人却极力主张召开立宪会议，企图以它消灭苏维埃政权，资产阶级好趁此机会夺取政权。

布尔什维克此时不主张召开立宪会议，但人民群众对立宪会议仍然存有幻想，特别是一部分农民，他们把立宪会议当作是“人民意志的表达者”。甚至党内也有一部分人认为立宪会议应当召开。

其实，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提出这个要求是进步的、有益的；当苏维埃取得政权后，再提这个要求，则是资产阶级企图以此来救命的希望了，这对革命无疑会带来坏处。

布尔什维克党鉴于人民群众对立宪会议的认识水平，决定召开立宪会议。因为如果不召开立宪会议，则有一部分工人、农民怀疑苏维埃政府，甚至会与革命政府为敌。布尔什维克要使人民群众在实践中识破立宪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右派等人的真相，从而支持苏维埃政权。

10月29日，苏维埃政府宣布：于11月28日召开立宪会议，并决定在11月上旬进行立宪会议的选举工作。

选举工作在11月中旬如期举行，尽管布尔什维克在工业城市中选举占有优势，但全国

54 个选区的结果却是：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共获 2250 多万张选票，约占总数的 62%；布尔什维克获 900 多万张，占 25%；立宪民主党和其他党派共获 450 多万张，约占 13%。

结果，在选出的立宪会议的 715 名代表中，布尔什维克仅有 183 人，社会革命党人共有 412 名代表席位，占有绝对多数。

资产阶级欣喜若狂，以为推翻苏维埃政府的时刻到了。

所有苏维埃的敌人对这一选举结果均表示满意。在立宪民主党的主持下，成立了有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参加的反革命组织“全俄保卫立宪会议联盟”。

资产阶级反对苏维埃政府的行动，得到协约国帝国主义者的支持。美国驻俄国大使竟异想天开地建议所有协约国都派代表参加这次会议。

布尔什维克明了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及立宪民主党人的阴谋，鉴于布尔什维克代表居于数少这一劣势，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在 11 月 21 日通过对立宪会议代表的

《改选法令草案》、《罢免权法令草案》。根据这两个法令，各地许多苏维埃撤回了许多右派社会民主党及孟什维克代表。

11月26日，布尔什维克通过了立宪会议开幕的要求决议，规定只有当代表出席半数以上才可以召开。

大会原定于11月28日举行，但会议会场只到了172人，不到半数的规定，布尔什维克坚决反对大会开幕。

于是，立宪民主党人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当天就组织了反革命的示威游行，竟提出“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的反动口号，并占领了准备召开立宪会议的塔夫利达宫。

苏维埃政府下令赤卫队和水兵攻击反动叛乱，并迅速地粉碎了这次反革命武装叛乱。苏维埃政府还下令逮捕了立宪民主党领导人盛加略夫、科科什金等人。

苏维埃政府的这一政策，引起了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不满，认为布尔什维克这种作法是破坏民主制。

布尔什维克党内机会主义分子加米涅夫、

李可夫等人反对苏维埃政府对待立宪民主党人的态度。

1917年12月20日，苏维埃政府再次通过了在1918年1月5日召开立宪会议的决议。

接着，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在1月8日召开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

立宪民主党人、右派社会革命党对于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十分害怕，认为它会取代立宪会议。他们开始恐怖活动，刺杀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

1918年1月1日，列宁在米海伊洛夫练马场向即将开赴前线的士兵们讲完话以后，就发生了刺杀列宁事件。

但这一次却没有击中列宁。

1918年1月5日，立宪会议开幕之时，一大群立宪民主党人、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及孟什维克，在彼得格勒举行了反革命的示威游行，再次提出“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的口号。同一天，在其他一些城市也发生了类似的反对苏

维埃政府的示威游行。

立宪会议开幕后，阶级斗争在会上充分地显示出来。

斯维尔德洛夫代表布尔什维克向大会提交了列宁起草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要求大会讨论并通过这个宣言。但社会革命党人切尔诺夫之流却想按他们自己的意志行事，拒绝这个宣言。同时，他们还反对《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不承认苏维埃政府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和发布的一切宣言。

布尔什维克代表发布声明，宣布退出立宪会议。

一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不满于立宪会议的反革命行为，随后也退出了立宪会议。

立宪会议成了资产阶级自己的“立宪会议”。

1月6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解散立宪会议的决议。指出旧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已经不合时代，只有苏维埃政权才能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任何反抗苏维埃的行动，都是反革命行为。

立宪会议的解散，击碎了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幻梦，也击碎了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复辟的幻梦！

1918年1月10日，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塔夫利达宫开幕。13日，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在斯莫尔尼宫举行，通过了同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合并的决议。

在这次大会上，列宁做了《关于人民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斯维尔德洛夫做了《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这次大会通过了由列宁亲自写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宣言规定俄国为苏维埃共和国，它的地方、中央全部政权属于苏维埃，并指出：

"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是建立在自由民族的自由联盟基础上的各苏维埃民族共和国联邦。"

这个宣言后来成为制订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的基础，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大会随后通过了《关于俄罗斯共和国联邦机关》的决议，作为对宣言的补充。决议规定：

“联邦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

“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是最高机关。”

人民委员会由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产生或罢免。

大会通过了有利于农民的土地社会化法令。

这次代表大会选举了新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布尔什维克占160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120名，右派社会革命党人7名，最高纲领派1名等共306名成员。列宁在大会的闭幕词中指出：

“这次代表大会巩固了十月革命建立起来的新的国家政权组织，为全世界，为各国劳动人民规划出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标志。”

第五章 渡过危机

“决不能同战争开玩笑”，列宁说

经过3年的帝国主义战争，俄国人民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他们渴望和平。

苏维埃政权诞生之初，就发布了《和平法令》，并向各帝国主义交战国发布了这一法令。

在十几天后，各交战国仍然没有回音，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8日，再次向各交战国政府发出照会，要求停止内战，进行谈判。

几天后，苏维埃政府又向中立国呼吁，要求他们出面敦促交战国和谈。

俄国的前线军队已经全无斗志，再不能打下去了，士兵只想回家。工人和农民也厌烦这场长期的战争。

国民经济已经完全崩溃了。

英、法、美、意等帝国主义国家政府，它们对于苏维埃政权根本不予承认，对它的和平建议也置之不理。英、法、美等国公开表示不与苏维埃政府签订和约。

协约国帝国主义者有他们自己的如意算盘：他们必须将俄国绑在这场大战的战车上，这样他们便可以有一个东线主力与德奥对抗；同时，帝国主义者想借德奥之手，消灭俄国革命政权。

在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里，列宁主张尽快与德国单独议和，却受到了“左派共产主义者”布哈林反对派的坚决反对。托洛茨基名义上虽是中立派，实际是站在布哈林一方，主张对德战争。

列宁坚决反对“革命战争”的口号，认为这个口号不仅不切实际，而且十分危险，执行下去只会断送革命。列宁分析俄国当时的情况时说，俄国的农民是拥护工人阶级的，但在当时还不能进行革命战争。沙皇的旧军队士气不振，不能再打仗了。而新的军队还没有建立起

来。欧洲工人阶级的革命，距取得胜利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因而，目前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尽快地取得可能的和平，复员旧军队，建立一支新军队，恢复国民经济。

列宁解释了他的观点。他认为保存了俄国社会主义胜利成果，也就保证了全世界工人运动未来的成功，苏维埃政权必须认识到保存苏维埃政权的重要性。

尽管协约国的资产阶级政府拒绝承认苏维埃政府，拒绝与苏维埃政府和谈，拒绝接受其立即停战、立即签订和约的建议。但各交战国中的人民却坚决要求本国政府立即停战，签订不割地、不赔款的和约。与俄国作战的德国、奥匈帝国的人民要求尤为强烈。一些大城市发生了示威游行，要求政府接受苏维埃政府的和平建议。

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为首的“斯巴达克同盟”，大量印发列宁关于提议和平的《和平法令》，向人民散发这个宣言，宣传俄国苏维埃政府的和平建议。

在德奥帝国主义统治集团内部的一部分

人中，也提出接受苏维埃政府的和平建议。当时德奥的战时经济每况愈下，兵员严重不足。德奥政府迫于人民的压力，于 1917 年 11 月 14 日表示同意与苏维埃政府举行和平谈判。

其实，德奥并没有想与苏维埃政府签订公平合理的和约，它们想在东线结束战事，把兵力迅速投入西线，与英法等国交战，同时，想从苏维埃俄国索取大量赔款，以缓解国内的经济危机。

1917 年 11 月 20 日，苏维埃政府派出了以阿·越飞为团长的代表团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同德国代表霍夫曼（东线参谋长）举行和平谈判。

苏维埃代表以《和平法令》为基础，提议签订不割地、不赔款的和约。

双方通过初步交涉，于 12 月 2 日订了停战 28 天的协议，并规定任何一方在协议期满的 7 日前如未提出取消该协定的声明，那么，这个协定的有效期可以继续延长。

12 月 9 日，双方谈判继续举行。

苏维埃代表团长是托洛茨基，德方代表团

长是外交部长库尔曼，霍夫曼是代表团成员。

库尔曼在14日提交给苏维埃代表团的和平条件时，要求把沙皇政府统治地区的西部1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给德国，遭到苏维埃代表的反对。

12月27日，双方代表恢复谈判。德方库尔曼仍坚持这个条件，并向苏维埃政府提出了最后通牒。

正在这一时刻，苏维埃政府内部对这一和约又发生了重大的分歧。列宁在1月11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说：

“我们现在不得不签订的和约无疑是一个可耻的和约，但是如果进行战争，我们的政府就会被推翻，而和约将由其他政府来签订。”

但大多数代表赞成托洛茨基的立场，即战争应当结束，但不应与德国签订和约，军队应当复员。

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也作出了同样的决议。

这些决议均被送往在布列斯特进行和谈

的代表团手中。

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等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人，他们坚决反对同德国议和，以爱国主义为名，号召人们进行对德战争。这样，他们就可以借德国人的手来消灭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

第二阶段谈判苏维埃代表团团长托洛茨基，拒不执行列宁的建议。1918 年 1 月 28 日，苏维埃代表团向德国人宣布：苏维埃俄罗斯愿意结束战争，但不愿意签订条件和约。

正如列宁所预料的，托洛茨基在和谈中的立场坏了大事，他们在客观上帮助了德帝国主义，帮助了国内的反革命。德国帝国主义者趁机破坏停战协定，于 2 月 5 日命令德军在东线发动进攻。

德军长驱直入，占领了不少地区，又向彼得格勒方向逼进。

在接到停战期结束的通知后，列宁立即在中央委员会上提出邀请德国进行新一轮谈判，但大多数人反对。

2 月 5 日，德军迅速推进的消息不断传到

中央委员会，德军占领了不少城市。列宁重新提出了他的主张：一个小时也不能迟延了，必须立即建议缔结和约。

但列宁仍旧是少数，只有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坚决支持列宁。

当天晚上，中央委员会举行了第二次会议，列宁再一次提出：

“决不能同战争开玩笑……”列宁坚持说：

“德国人会立刻抢走一切东西。玩笑已经闹到这种走投无路的地步，如果继续采取中间路线，革命就非失败不可。”

斯大林等少数派坚决表示支持列宁。

在2月10日的会议上，列宁终于劝说了大多数领导人，同意对德签订和约。列宁指出：布哈林等人以“革命”为借口掩盖了他们形左实右的政策。布哈林等人挥舞同德国签订和约是“和帝国主义勾结”的大帽子，认为德国就要发生革命，而且会马上成功。他们要求对德进行革命战争。

2月10日，苏维埃政府发报给德国政府，建议立刻缔结和约。

德国的答复提出了比1月28日谈判中更为苛刻的条件，并限定48小时内答复。他们要求俄国人撤出芬兰和立窝尼亚(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并且要同乌克兰的资产阶级政府和芬兰的资产阶级政府缔结和约。

面临这种严峻的形势，苏维埃政府一方面动员工农，组织红军，抗击德军的进攻；另一方面，下决心签订和约，结束这场战争。

2月23日，中央委员会召开了一个特别会议，讨论与德签订和约的问题。一个到会的人后来回忆道：

“他（指列宁）就像关在笼子里的一头巨狮。他怒气冲冲地在屋里踱来踱去，整个面部表情严肃而坚决，全身肌内紧张着。‘我再也不能等待，一秒钟也不能等待了。这个问题已经折腾够了，一秒钟也不行！’……伊里奇提出了他的最后通牒。”

列宁指出，无论条件多么苛刻，必须立即接受，没有任何别的选择，任何别的决定就等于宣布苏维埃政权的灭亡。他说，假如那种玩弄词藻的政策继续下去的话，他将退出政府和

中央委员会。

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坚决地支持列宁的策略，他激动地说："……我们必须即刻接受条件，签订和约。如果认为我们并不能得到喘息时间，而总是要接受最后通牒，那就是认为西方绝对不会有革命运动。我们以为德国人并不是万能的。"

这时，尽管布哈林、布勃洛夫、乌里茨基、洛莫夫等人虽仍然极力反对签订和约，但他们在中央委员会已处于少数地位，中央委员会大多数委员同意了列宁的意见，即接受德国的条件，立即缔结和约。

"左派共产主义者"虽企图破坏这一决定，但未成功。他们不甘心于在党内的失败，便开始公开进行分裂党的活动。身为中央委员和人民委员的乌里茨基、莫洛夫、斯米尔诺夫和皮达可夫等人公开发表声明，反对党的中央委员会关于签订与德和约的决议，要求辞去在党内和苏维埃政府所担任的职务。

托洛茨基也递交了辞呈！

但是列宁就像狂涛中的岩石一样屹立不

动。他们的辞呈吓不倒列宁，他仍然坚持缔结和约的政策。

1918年3月3日，新组成的苏维埃政府谈判代表团终于在布列斯特—克托夫斯克同德奥等国的代表签订了正式的和约。代表德国、奥匈帝国签字的有：德国外交部长库尔曼、奥匈帝国外交大臣朱·丘丹尼兹伯爵；代表苏维埃政府签字的有：副外交人民委员瓦·齐契林、内务人民委员彼得罗夫斯基等。

后来，当代表团成员将布列斯特和约正本交给列宁看时，列宁痛心地说："如果我有任何办法避免这样一个和约，我是既不愿看它，也不愿遵守它的。"

布列斯特和约一签订，"左派共产主义者"又公开要求撕毁这个屈辱的和约。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支持布哈林等人的反对苏维埃政府的对德和约上的政策。甚至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建议除掉列宁，建立由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左派共产主义者"组成的新政府。布哈林拒绝了这个建议。

为了解决批准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以及党

纲问题，还有建立起已被"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党派斗争所损害了的党内团结，在列宁的建议下，于3月6日至8日在彼得格勒召开了布尔什维克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代表要讨论的最重要问题就是如何才能使苏维埃政权——这个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从战争中摆脱出来。列宁在会上作了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明确地指出了布尔什维克党必须采取的策略。他认为，西方的革命较难开始，但发展下去会容易些；但在俄国，发动虽易，继续下去却较西方要难。我们没有军队，士兵们都不愿再打下去，而在我们周围，是全付武装的帝国主义列强。全体劳动人民都会理解我们为什么要订一个这样屈辱的和约。

列宁批判了布哈林等人的错误观点。他认为对德宣战会使资产阶级利用机会进行煽动，使年轻的苏维埃政权被断送，而十月革命的一切成果都将化为乌有。苏维埃必须懂得怎样退却，必须懂得如何利用时机，来加强自身的力量。

列宁的政策受到了以布哈林、皮达可夫等

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激烈反对，他们同托洛茨基一道，构成了反对列宁策略的派别，他们诬蔑订立和约是“全线投降，对外投降，对内投降”。

代表大会以绝大多数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建议。决议指出：签订这样一个屈辱的和约是现在唯一可行的策略。

1918年2月底，为了便于领导俄国革命和保卫俄罗斯苏维埃政权，人民委员会通过将首都迁往莫斯科的决议。

3月11日，以列宁为首的苏维埃政府从彼得格勒迁赴莫斯科。

3月14日，在新首都莫斯科召开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大会通过批准布列斯特和约的决议。大会免去了托洛茨基外交人民委员职务，由齐契林担任这个职务。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由于反对这次代大会关于批准布列斯特和约的决议，宣布退出苏维埃政府。

列宁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说，布列斯特和约是屈辱的和约，但它给了我们国家在经济上重

建和恢复的机会。

布列斯特和约对于俄国来说是苛刻的。根据和约，苏维埃俄国必须割让大片领土给德国，并且工人赤卫队和俄军队必须撤出乌克兰和其他许多地区，苏俄还必须赔款战争损失60亿马克给德国。

苏维埃俄国因此而摆脱了战争，赢得了一个十分有利的恢复、重建经济的机会，以及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的正规军——红军和红海军。所以，尽管这个和约对于俄国人民来说是屈辱的，但对于伟大的苏维埃政权来说却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经过恢复，苏维埃俄国为镇压国内资产阶级的反抗和粉碎协约国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创造了条件。

就在和约签订后8个月，德国发生了无产阶级的十一月革命，推翻了威廉二世的君主专制统治。

不久，德国向协约国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

1918年11月13日，苏维埃政府向全世

界宣告废除了这个掠夺性的布列斯特和约。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国内外反动势力勾结在一起，对苏维埃政权实施军事上的反攻

早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就预见到革命可能带来的国内战争。他说：

“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伟大的革命没有经过国内战争。”

国内的反革命势力不会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会全力与工农政权进行着大搏斗。

十月革命为资产阶级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指明了方向。而一些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也在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下蓬勃地发展起来。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与德国举行单独会谈，并订立了布列斯特和约。协约国帝国主义担心德国会因此在军事上占有优势，就急于干涉苏俄。

但由于世界大战的牵制，协约国集团在

1918 年春天以前这段时间，对苏俄主要采取经济制裁方法。

1918 年 2 月，美国驻苏俄大使弗兰西斯(这时，协约国并未承认苏俄政权，却仍没有撤走大使馆)向本国政府建议，趁苏维埃政权困难重重之际，马上进行大规模武装干涉。

3 月，英国外交大臣寇松在国会上借口俄德双方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呼吁盟国对俄采取行动。

3 月 15 日，协约国首脑和外长的伦敦会议决定，不承认布列斯特和约，实施对俄国的武装干涉。

国内的反革命势力也逐渐认识到：必须用武装同苏维埃政权斗争，光是抗议是没有用处的。

苏维埃同反革命势力的斗争，由于粮荒而更加严重了。富农正在向苏维埃政权发动进攻，并煽动中农不向苏维埃政权缴纳粮食。到 1918 年春天，莫斯科与彼得格勒工人每天粮食减少至 1/4 磅，后来减少到 1/8 磅。列宁亲自询问每天彼得格勒、莫斯科及其他工业城市

的粮食供应情况。

协约国首先选定在俄国的远东地区、西伯利亚和北方发动进攻。这里苏维埃力量比较薄弱。

3月9日，在摩尔曼斯克，这个俄国北方的主要海港，英国军队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支持下，以防止德国入侵俄国北方为借口，迅速登陆，继而法军和美军也在这里登陆。

4月5日，日军在海参崴登陆，英、美军队也随后在这里登陆。

协约国直接干涉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开始了。

协约国对远东和西伯利亚的干涉开始后，国内的反革命势力更加猖狂。其中以贝加尔湖以东的谢苗诺夫为甚。

协约国集团在对苏维埃进行直接的武装干涉的同时，也极力策划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叛乱。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是由十月革命前在俄国的奥匈战俘组成的。苏维埃政府允许他们经由西伯利亚、远东，去法国。协约国收买了军团的首领，并欺骗士兵说苏维埃政府要惩治他

们。5月底，这个军团的士兵在奔萨至海参崴一带发生大规模叛乱。

6月，协约国集团声称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是盟国军队，受协约国的保护，大张旗鼓地为叛乱撑腰。

在南方各地区，协约国也加紧活动。英国军队于9月底策动高加索的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和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推翻在巴库的苏维埃政权。

8月4日，英军在巴库实施登陆，同时把军队开到里海东岸一带。

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白卫军官及富裕哥萨克纷纷发动叛乱。

1918年夏天，邓尼金的自卫军有4万人，而且得到协约国的武装、金钱支持，他们在北高加索和顿河地区的南部发动叛乱。

在邓尼金叛军的北边，克拉斯诺夫收集卡列金的残兵，组成了顿河哥萨克自卫军，他们受德国的支持。

杜托夫叛军占领了奥伦堡。在伏尔加河流域、西伯利亚和俄国中央地区不断发生富农的

叛乱，并占领了伏尔加河中下游地区。

随着反革命叛军的发展，由资产阶级、白卫军官及地方豪强纷纷设立各式的“民主政府”，成立了萨马拉政府、西伯利亚政府等等。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不惜以屈辱而换来的和平时间，就这样在内外敌人的叛乱和干涉的冲击下于1918年夏天结束了。从此，苏维埃俄国进入了反抗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叛乱的严酷时期。

保卫苏维埃政权，是苏维埃政权的首要任务。

帝国主义在进行武装干涉的同时，尽心尽力地帮助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及白卫军官策划，共同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活动。他们组织恐怖分子暗杀布尔什维克领导人，1918年7月他们刺杀了布尔什维克乌里茨基与弗·沃洛达尔斯基。

8月30日，列宁原定在米赫逊厂发表演说，当莫斯科委员会接到乌里茨基在彼得格勒被刺杀的消息时，他们想劝列宁不要去了，但列宁已经在作激昂的演说了。这时，社会革命

党人卡普兰正暗中盯着列宁，想在列宁出来时枪杀他。卡普兰枪中的子弹刻有纹路，里面满塞着十分厉害的毒药。

当列宁走出工厂时，一个扮成水兵的恐怖分子，拦住了工人，大声喊道：

“让列宁同志先走！”

列宁走进场院里时，几乎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列宁一脚踏在汽车上，一面回答着工人的问题。

这时，等待已久的卡普兰向列宁开了几枪。列宁倒下了，伤势十分严重。他中了两颗毒头子弹。

另外有一个手放在袋里的人这时凑近车子，列宁的司机吉尔大喝道：

“不准走近，否则我就开枪！”

那个人跑了。

列宁受刺杀的当天夜里，党第一次发表了由斯维尔德洛夫签署的公报，公布了列宁被刺的消息，并说：

“工人阶级应当进一步加强它的力量，并对一切革命的敌人采取无情的群众恐怖行动

来回答对领袖生命的谋害。”

广大工人阶级、农民、革命士兵及布尔什维克的党员，他们怀着对领袖的无比崇敬与热爱，投身于反对叛乱当中去了。

苏维埃政权为了粉碎外国的武装干涉和国内的叛乱，于1918年7月4～10日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五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

大会进程中，布尔什维克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为了阻止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两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闯入德国大使馆，炸死了德国大使米尔也赫，企图以此挑拨苏维埃政权与德国的关系，尔后他们从内夹击布尔什维克，最终推翻苏维埃政权。

社会革命党在三仙巷集结，构筑战壕，并拘留了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及其随从27人。他们计划攻打克里姆林宫，打倒苏维埃政府。

列宁立即向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叛乱者发出警告：如杀害捷尔任斯基，则将对叛乱者严惩不怠。

捷尔任斯基争取了一部分叛乱者倒戈，安全归来。

晚上6点钟（7月6日），工人和工人赤卫队拘留了左派社会革命党参加大会的代表。

人民委员会军事人民委员部和莫斯科苏维埃马上组织粉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反革命叛乱的斗争，苏维埃政府也宣布了关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专门通知。

年轻的红军顽强地阻击了叛军向市中心的进攻。但电报总局大楼被叛军占领，他们向全国发电，说政权已落在他们手中。在7月6日夜里，电报总局大楼被红军夺回。

7月7日下午4时，莫斯科的反革命叛乱已基本肃清，苏维埃政府发布了逮捕一切叛乱分子、解除其武装的命令。

与此同时，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彼得格勒、东方战线等地的叛乱也相继被粉碎了。

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开除了左派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并通过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列宁主持了宪法的制订工作。

宪法宣布，俄国为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建立无产阶级的专政，以便彻底镇压反革命，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

宪法还宣布，废除资本家和地主生产资料所有制，规定全部的土地、森林、水流、矿产归国家所有。

宪法规定苏维埃各民族一律平等和自愿结合的原则。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广大人民自己制订，保护自己利益的宪法。

第五次苏维埃代表大会胜利结束了，但国内战争却在扩大，苏维埃俄国处境十分艰难。

为了战胜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联合进攻，苏维埃政府决定动员和集中全国的一切人力、物力，把工作纳入战时轨道。1918 年 7 月 29 日，党中央发布了“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机中！”的口号，号召人民全力击败反革命的进攻。9 月 2 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把共和国变为军营的决议，规定共和国公民均要负有保卫政权的义务。

11 月 30 日，成立了以列宁为首的工农国



防委员会，它负责动员国家的人力和资源用于国防的全权。

同时，苏维埃政权以大规模红色恐怖来回答白匪的恐怖，这是扑灭反革命势力的有效手段。

以捷尔任斯基为首的肃反委员会英勇地斗争，帮助无产阶级消灭了许多敌人，破获并粉碎了许多反对苏维埃的阴谋叛乱。

为了同国内外反革命军队进行大规模的正面作战，从军事上消灭他们，保卫苏维埃政权，列宁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政府十分注重建立自己的军队——红军和红海军。1918年夏，红军改为劳动人民义务兵役制。在军队建设上，加紧培养新的工农指挥员，利用旧军事专家的知识，强调军队中政治委员的作用。至1918年10月，红军已有80多万人，且在9月2日成立了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同时设置了总司令部。

红军在东线取得了巨大胜利。红军主力部队就在东线作战。1918年8月，苏维埃政权将大批布尔什维克党员、战斗部队调往东线，并

组成第五集团军和伏尔加河舰队。

9月10日，第二和第五集团军南北合击喀山，解放了喀山。苏维埃政府通电嘉奖前线战士，说收复喀山是我军转入进攻的标志。

9月12日，第一集团军收复了列宁的故乡辛比尔斯克（今天的“乌里扬诺夫斯克”）。红军战士们欢欣鼓舞，在给正在病中的列宁的电文中说：

“亲爱的伊里奇！我们夺取您的故乡辛比尔斯克，是对您所受的一处伤的回报。为了报答您所受的另一处伤，我们要收复萨马拉！”

几周后，第一、四集团军先后消灭了塞兹兰和萨马拉的叛军。

在肃清了伏尔加河流域的白匪军后，红军迅速前进，直指乌拉尔。

由于红军主力在东线作战，红军只有一些零散的部队在南线与邓尼金与克拉斯诺夫的叛军作战。

1918年仲夏，克拉斯诺夫在德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以马蒙托夫的部队为主力，向察里津发动大规模进攻。由于红军主力在东线，察

里津防卫十分薄弱。伏罗希洛夫率军昼夜兼程奔赴察里津指挥作战。斯大林也受党中央委托到察里津主持工作。

察里津是个战略要地，是南方的粮食、石油等运往彼得格勒与莫斯科的必经之路，如果失陷，将会使顿河一带白匪与东线的阿斯特拉罕白匪联成一片，为红军作战带来极大的困难，党中央决定坚决保卫察里津。

斯大林领导察里津人民、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克拉斯诺夫军队虽猛攻月旬，但毫无进展。

伏罗希洛夫等率红军到达后，察里津军民于8月下旬转入对敌人的反攻阶段。在这里，第一批红色骑兵队伍布琼尼骑兵团成立了，他们参加了保卫察里津的战斗，后来发展成为骑兵第一军。

9月中旬，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和苏维埃政府建立了南方战线，从顿河地区北部经伏尔加河下游直至北高加索组建了第八、九、十、十一、十二共5个集团军。

10日，敌人又一次围攻察里津，但又一次

被粉碎。

在北高加索地区，红军南方战线的第十一、十二集团军在极为艰苦的情况下，并肩战斗，拖住了邓尼金白匪军，使之不能北进支援攻打察里津的敌人。

在内外夹攻中，世界上第一个红色政权迎来了她的第一个生日。

列宁在1918年十月革命纪念日的演说中，总结了苏维埃共和国第一个年头的经验。他说，苏维埃政府已经进入从农民要求土地的斗争转入组织贫农反对富农的斗争，从工人监督工业进入了工人管理工业。工人赤卫队分散的部队已形成了今天强大的红军了。

就在列宁发表演说的第二天，德国发生了无产阶级革命，汉堡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巴伐利亚宣布为共和国。

德国在第一次大战中失败了。

1918年11月13日，苏维埃俄国宣布废除布列斯特和约。

从1918年底至1919年初，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白俄罗斯人民在布尔什维克

领导下先后赶走了德奥占领军，推翻了帝国主义支持的资产阶级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苏维埃政权反抗武装干涉与武装叛乱的斗争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英国的军装，法国的肩章，日本的烟叶，鄂木斯克的执政王。军装穿破了，肩章脱落了，烟叶吸完了，执政王不见了。”

第一次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结束后，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便把大战中的兵力投入到大规模的干涉苏维埃俄国的战争中去了。

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召开了臭名昭著的肢解战败国的“巴黎和会”。这次会议是确定战后世界体系的一次分赃分议，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会上矛盾重重，但有一个共同点：干涉苏维埃俄国的革命。

巴黎和会制订了一个武装干涉苏俄的计划。

计划以盘踞在西伯利亚的俄国原海军上

将高尔察克所纠集的白匪军为主力，从俄国东部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同时，以邓尼金和尤登尼奇从南方和西北的进攻相配合，力图消灭苏维埃政权。

协约国帝国主义确定高尔察克指挥一切反抗苏维埃的白匪军。它们积极参与这场斗争，美国政府给高尔察克大量贷款，并一次给他的军队几十万套军服、60万支步枪、数千挺机枪、数百门大炮。

英、法、日、意各国也不甘落后，纷纷解开钱袋，给高尔察克帮助。

1919年1月16日，协约国帝国主义与高尔察克一同订立了东方战线各国联军和白卫军一致行动的协定，任命法国将军热南为武装干涉部队总司令。

1919年春季，俄罗斯境内的白匪军已有近60万人。

3月4日，高尔察克率部25万人之多，在东线以乌法—萨马拉为中心向苏维埃军队发起猛攻。东线战场的红军由于兵力不足和指挥不当，中部和左翼相继退却，只有伏龙芝指挥

的右翼第四集团军英勇地抵抗住了敌人的进攻。

3月14日，敌人占领乌法。

4月5日占领斯捷尔利塔马克。

4月10日占领了布古利马。

红军的左翼已退至卡马河一线进行阻击。

至4月中旬，高尔察克的部队已接近辛比尔斯克、喀山、萨马拉一带。伏龙芝的右翼第四集团军仍在顽强地坚持战斗，但他的部队如不后退就有被包围的危险；而如后退，即会造成邓尼金与高尔察克两支白匪军的会合，给苏维埃政权带来更大的危胁，国内的军事形势会更加不利。

布尔什维克党遵照列宁的指示，发布了《俄共（布）关于前线战局的提纲》。

提纲再一次指出：前线又一次成为全国决定性的战场，号召全国人民去消灭高尔察克。布尔什维克党决定派主力部队对付高尔察克东线叛军。

4月中旬，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和苏维埃政府对劳动人民尤其是共产党员作了总动员。莫

斯科—喀山铁路工人发起了星期六义务劳动运动，以支援东线红军。

列宁高度赞扬了无产阶级的这一行动，并亲自参加了星期六义务劳动。

5月初，列宁打电报给东线的革命军事委员会说：

“如果我们不在冬天以前打下乌拉尔，我认为革命就非失败不可了。”

可见当时的形势多么严峻。

同时，苏维埃政府拟定《中央委员会关于军事统一的指示草案》，规定所有红军统一指挥，全国的人力、物力集中支援前线，“一切为了东线”。

党中央为了加强东线战场的指挥工作，把东线红军的几个集团军分为南北两路集团联军，伏龙芝为南路集团联军司令员，绍林为北路集团联军司令员。

伏龙芝制定了南线集团联军的反攻作战计划，决定以勇敢的突击队楔入敌人左翼各部队之间，加以分割包围，然后歼灭之。伏龙芝将主力部队集中于开布鲁祖卡地区。进攻的主

力是夏伯阳指挥的第二十五步兵师。

4月18日，夏伯阳指挥二十五师开始猛烈的进攻，于27日完成了第一次战役，并直向布鲁斯兰进军。

伏龙芝的作战计划一举奏效后，便率大军开始整个南路军的反攻。

伏龙芝通过布鲁斯兰战役（4月28日至5月13日）、别列别伊战役（5月15日至5月19日）、乌法战役（5月25日至6月19日），击溃了高尔察克的东线主力部队，高尔察克退守乌拉尔山区。

正当东线红军节节胜利之际，全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却以南方战线吃紧为由，命令东线主力征剿南方的邓尼金部队。列宁坚决主张继续进攻，直至完全消灭东线的高尔察克，认为如果调东线部队去南线，就等于让高尔察克在乌拉尔山中接受外援而东山再起。

1919年7月3日，党中央全会通过了列宁的主张，而否决了托洛茨基的命令，并不让托洛茨基参与领导东线红军反攻的工作。

苏维埃红军越战越勇，于1919年下半年解放了西伯利亚大部分地区以及乌拉尔地区。到年底，高尔察克叛军已全线溃败。高尔察克本人也被红军活捉了，并于1920年在伊尔库茨克被枪决。

西伯利亚地区人民当时编了这样一首讽刺高尔察克的歌谣：

英国的军装，
法国的肩章，
日本的烟叶，
鄂木斯克的执政王。
军装穿破了，
肩章脱落了，
烟叶吸完了，
执政王不见了。

列宁在向坚守彼得格勒的战士们发出号召："同志们，战斗到最后一滴血，守住每一寸土地。"

1919年，红军主力在东线与高尔察克叛

军激战时，邓尼金就在南方地区积极活动。协约国集团在高尔察克失败后，也把邓尼金作为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主力，并组织了所谓的十四国进攻。

邓尼金得到英、美等国的援助，于1919年初便统一白卫"志愿军"与顿河哥萨克白军的指挥，集中了10余万人的部伍。

1919年5月，邓尼金趁红军主力在东线作战，逐渐占据了整个北高加索、整个顿河流域及顿巴斯的一部分地区。6月，邓尼金主力部队大举向察里津进攻，以图实现与东线高尔察克的会师。

这次会战，邓尼金动用了飞机、坦克、装甲列车等协约国支援的先进武器。南线红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6月30日，邓尼金以惨重的代价占领了察里津。邓尼金虽占领了察里津，但与高尔察克会师的计划却没能实现。

邓尼金在南方地区攻占许多城市，成为苏维埃政权的又一大威胁。

1919年上半年，波罗的海沿岸的叛军十分猖獗，苏维埃政权在这里的地方政权也相继

被颠覆。反革命势力在这里集中了大量兵力，他们受帝国主义支援十分便利。到1919年4月时，受爱沙尼亚和芬兰反动政权支持的尤登尼奇军队，为策应东线的高尔察克军队，开始向彼得格勒苏维埃政权发动强烈的攻击。

依照高尔察克的计划，尤登尼奇率军攻打彼得格勒是分散苏维埃政权在东线的力量，共和国在东西两线叛军的夹击下又十分危机了。红丘、灰马、奥勃鲁切夫3个炮台发动了叛乱，极大地危胁着彼得格勒的安危。

这时，在陆军总部里也发生了反革命的阴谋，军事专家将红军指挥部的全部作战计划出卖给敌人。

尤登尼奇迫近彼得格勒了！

彼得格勒苏维埃政府主席季诺维也夫认为敌人的力量太过强大，不可与之相抗衡，竟采取投降主义策略，准备炸沉波罗的海舰队的舰只，让出彼得格勒。

5月12日夜，白匪军突破纳尔瓦防线，直扑彼得格勒，形势十分危急。由于列宁的提议，中央委员会又一次派斯大林去组织对付敌人

的斗争。5 月 17 日，斯大林抵达彼得格勒后立即投入工作，他马上动员广大党员、工人及一切革命群众参加保卫彼得格勒的斗争。斯大林着手计划城市的防御体系，清洗革命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军队的战斗力增强了。

3 个星期之内，彼得格勒在斯大林领导下出色地完成了防御准备工作。斯大林率军攻占了叛军的炮台，迫使敌人丢下炮台，慌忙退却。

6 月 22 日，红军全线反攻。

斯大林在夺取炮台后，给列宁打电报汇报情况，他说：

“红丘炮台等所以能迅速占领，是由于我和一般非军事人员极粗暴地干预了军事作战事务，粗暴到撤消海军和陆军的命令，强迫执行自己命令的程度，我认为有责任声明，我今后将继续这样行动，尽管我十分地敬重科学。”

在红军的反攻下，围攻彼得格勒的尤登尼奇的白匪军被迫撤离彼得格勒附近的要冲，退至爱沙尼亚境内。

芬兰白匪军也退出了国境。

尤登尼奇围攻彼得格勒虽失败了，但由于

高尔察克在东线的败退，使协约国将主要力量放在支援邓尼金身上。英、法、美、意支援给他的部队以大量的枪支、大炮、弹药、坦克以及装甲车。邓尼金于1919年夏秋两季就从美国得到10万支步枪、300万发子弹、20万发炮弹、60多万双靴子、20万件军大衣等大量军用物资。法国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存放在俄国的装备全部移交给了邓尼金。邓尼金的军队中也有大量外国教官及军事顾问。

到1919年7月，邓尼金拥有15万人以上的军队，并有300余门重炮，占据着东起伏尔加河，西至乌克兰的西部，北至俄罗斯中部黑土地带的广大地区。

1917年7月3日，邓尼金部队受命进攻莫斯科，分兵三路，由顿河两岸至伏尔加河向北进攻。

不久，邓尼金占领了哈尔科夫、叶卡德琳诺斯拉夫和敖德萨。随后，继续进攻，占领了沃龙涅省和唐波夫省的部分地区。

9月30日，邓尼金的部队占领了奥廖尔，他的先头部队已侵入土拉省，距莫斯科只有

150公里了。

尤登尼奇为了配合邓尼金的进攻，再次出兵，攻占了雅姆堡、加齐那、红村，先头部队再一次逼近彼得格勒，只有30多公里的距离了。

一切反革命分子又猖狂起来了。白匪在莫斯科进行煽动，说彼得格勒已被攻克了，而邓尼金已经迫近谢尔普霍夫等。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资产阶级阴谋家正策划暴动，并在挑选新政府的成员了。

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向全国人民及时指出了国家面临的危险。7月9日，党中央公布了列宁起草的致全体劳动人民和党员的公开信:《大家都去同邓尼金作斗争!》。

列宁在公开信中宣布:

“社会主义革命的危急关头，甚至是最危急的关头到了。”

列宁号召工人和红军士兵，立刻开赴前线，特别是动员了共产党员要上前线。在列宁的领导下，苏维埃政府的一切力量都用在同白匪作斗争上了。

列宁主张：为了吸收工人阶级最先进的分子到党内来，中央委员会必须发起一个特别的“征收党员周”。

列宁认为：在此时动员到前线去同白匪作殊死搏斗的危急时刻入党的工人，一定会是真正优秀的布尔什维克。

根据列宁的建议，许多优秀的无产阶级战士在这危急的时刻热烈地响应了列宁和中央委员会的号召，在“征收党员周”中，大约有13万工人入党，开赴前线同邓尼金作战。

列宁在建议吸收先进工人入党的同时，认为党必须清除一切混进党内的不合适分子。他说，许多冒险家和野心家还在革命队伍当中，党必须时时清洗自己的内部，以便保证党的纯洁，保证吸收先进分子入党。

托洛茨基和南方战线指挥部于1919年7月制订了一个战略计划，提出红军主力避开敌人的正面进攻，而是穿过敌人的左翼，经顿河流域的中原地带，迂回至敌人后方，向黑海沿岸的邓尼金据点诺沃罗西斯克发动攻击。

1919年，南方战线司令部命令第九、第十

两个集团军按这一战役计划从卡梅申、巴拉绍夫、察里津一带出发，进行攻击前进。经过一个多月的苦战，虽有所进展，但由于兵力耗损过巨，进攻延缓下来。

邓尼金匪帮利用红军正面兵力薄弱的缺点，与第聂伯河的彼得留拉白匪军以及波兰军队互相配合，向莫斯科举行大规模的正面进攻，占据了包括基辅在内的乌克兰大部分地区。

8月，邓尼金派马蒙托夫率骑兵部队突入波坦夫和科兹洛夫一带，攻击南线红军的后方。

9月12日，邓尼金下令全力攻打莫斯科。几天内，邓尼金的军队突破了第八、第十三集团军的防线。

9月20日，占领库尔斯克。

10月初，占领了沃罗涅什。

10月13日，占领了奥廖尔。

白匪军在向革命首都莫斯科步步逼近。尤登尼奇部队为配合行动，再次逼近彼得格勒，发动更加猛烈的进攻。

以列宁为首的党中央也在积极地布置防御，准备与邓尼金奋战到底，直至消灭他的白军。

这时，东线部队已把高尔察克主力部队消灭，余部也被驱入乌拉尔山区，苏维埃有计划地从东线调动军队，支援南线战场。

9月，为了适应南方作战的实际需要，将南方战线划成东南战线和南方战线，分别由绍林和亚·伊·叶尼罗夫担任司令员。

9月26日，党中央派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奥尔忠尼启则和布琼尼赴南方战线组织粉碎邓尼金进攻的工作。

斯大林等到南方战线后，首先废除了南方战线原来的作战计划，清洗了战线司令部中的托洛茨基分子。

斯大林提出了一个完整的作战计划。他主张以红军主力通过哈尔科夫和顿涅茨煤田去攻击罗斯托夫。他指出，这个计划的优点在于，进军所经之处都是同情苏维埃政权的地区，因而苏维埃就可以对铁路网的控制权有所掌握，并把邓尼金的军队拦腰斩断。

党中央和列宁均赞成斯大林等人的计划。由于列宁的提议，撤消了托洛茨基的南线指挥权。

列宁亲自给南方战线下了指示。

南方战线组织了一支由奥尔忠尼启则率领的突击部队，其任务是沿哈尔科夫—顿巴斯—罗斯托夫一线实施主要突击。

10月9日，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了反攻的命令。

10月中旬，第八集团军和布琼尼的骑兵军在第十三、十四两个集团军的配合下，在奥廖尔、沃罗涅什一带与邓尼金主力精锐部队展开激战，打垮了邓尼金的精锐部队。

10月20日，红军解放了奥廖尔，随后攻克沃罗涅什。

11月19日，由于布琼尼的骑兵军不断壮大，且屡立奇功，被定名为第一骑兵集团军。这支勇敢的队伍在布琼尼率领下迅速地楔入敌军中间，沿亚速海沿岸攻击前进，打乱了邓尼金的阵线。

12月12日，红军解放哈尔科夫；

16日，解放基辅；

1920年1月，解放察里津、诺沃切尔卡斯克和罗斯托夫。

邓尼金主力部队被分成两支，一支向克里米亚、敖德萨一带撤退，遭到南线红军的追击(这支红军后改为西南战线所属)；另一支向北高加索一带撤退，遭到东南战线(1920年1月改为高加索战线)红军的攻击，这支是邓尼金的主力部队。

1920年2月4日，红军经过艰苦的战斗，歼灭了邓尼金主力部队。红军先后共俘虏了邓尼金部队1200名军官，10万多士兵。

邓尼金匪帮的反革命叛乱被粉碎了，邓尼金率残部退至克里米亚。

尤登尼奇为配合邓尼金主力进攻莫斯科，率主力向彼得格勒进攻，进攻从1919年9月28日开始，到10月中、下旬已抵达彼得格勒城下。广大彼得格勒市民纷纷参加战斗，以保卫彼得格勒——苏维埃红色政权的发祥地。

中央委员会为解彼得格勒之危，派以第七集团军为主力的增援部队于10月中旬抵达彼

得格勒。第七集团军于10月21日发动反攻。第十五集团军也及时赶来，加入战团。

11日，尤登尼奇的武装部队被彻底粉碎了。尤登尼奇逃往爱沙尼亚。

在北方战线，红军于1920年2月21日和3月13日先后解放了阿尔汉格尔斯克和摩尔曼斯克。

苏维埃俄国在一年时间内，连续击败了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这三个反对苏维埃的武装叛乱，显示了无比巨大的生命力。

1920年1月，法国、意大利等帝国主义国家被迫取消了对苏维埃俄国的经济封锁。

苏维埃政权又一次获得了恢复经济的机会。

协约国帝国主义又挑动波兰地主和资产阶级及弗兰格尔向苏维埃政权发起进攻

在粉碎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叛军后，苏维埃政府又获得了一个恢复国民经济的喘息机

会，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政府立即领导人民投入经济的恢复工作。

苏维埃政府首先恢复受战争破坏严重的交通运输业。全国有数百万等待复员的旧军队士兵由于交通中断而不能送到各地去。随后将工农国防委员会改为劳动国防委员会，负责调动全国力量，协调国民经济恢复和国防建设两件大事。

1920 年 3 月 29 日～4 月 5 日，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讨论恢复国民经济的问题。

但是，国际帝国主义不甘于苏维埃政权的胜利，在两次干涉以后，仍然坚持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努力。1920 年初，协约国又策划新的武装干涉，决定利用波兰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军队及盘踞在克里米亚的弗兰格尔控制的白卫军部队，再次向苏维埃政权发动强有力的攻击。

波兰军队计划占领乌克兰第聂伯河西岸地区和白俄罗斯，在这些地区消灭苏维埃政权，然后建立起波兰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政权，把波兰的国界从波罗的海扩展至黑海。波军还

企图同俄国的白匪弗兰格尔一道消灭俄国的苏维埃，建立起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

英、法、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同前两次支援反叛军队一样，给波兰军队和弗兰格尔以巨大的帮助。美国在这次支援中又一次充当主角。美国在1919年初供给波兰军队1.1亿多万美元的军需品；法国不仅提供了大量武器，还派遣了大批军事教官和顾问；英国则尽力装备弗兰格尔的军队。

为了避免同波兰地主、资产阶级武装发生战争，苏维埃政府于1920年初数次向波兰政府提出和平谈判建议。

波兰政府不但置若罔闻，而且同彼得留拉一伙结成同盟。

波兰的军政头目皮尔苏茨基认为苏维埃政权领导的红军经过艰苦的国内战争，已不再具有坚强的战斗力，拦不住波兰精锐部队的攻击。这时，波兰武装力量增至70万人。

1920年4月25日，波兰军队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向第聂伯河西岸地区发动猛烈攻击。很快突破红军防线，占领了日托米尔、基辅等地，

同时也向白俄罗斯进攻。这是波兰军队早已预谋的。

弗兰格尔从克里米亚冲了出来。

协约国组织的第三次对俄罗斯苏维埃的武装干涉开始了。

面对波兰军队的进攻，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又被迫放弃经济恢复政策，提出“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号召全国人民集中一切力量，支援前线红军的战斗。

5 月 23 日，中央委员会向波兰人民和政府发布了《波兰战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着重说明了波兰人民应承担起自己的命运。

红军的西线部队迅速得以补充，以骠悍英勇而著名的布琼尼第一骑兵集团军调到西线充当先锋和主力。捷尔任斯基被委任负责西线部队的后勤工作。

苏维埃红军做了准备后，于 5 月 26 日，红军在西南战线从基辅一直到比萨拉比亚一带发动全线进攻。

6 月 5 日，红军第一骑兵集团军在日托米尔一带撕开波兰军队防线，在攻占日托米尔和

别尔季切夫后，立即配合其他部队，一举解放了文尼察和基辅。

红军战士斗志昂扬，迅速推进。

7月4日，西线红军发起大规模攻击，解放了明斯克等城市后，于7月底直逼波兰首都华沙。

协约国集团见波兰军队被击溃，马上出面。它们一方面提供军事援助给波兰军队，一方面照会苏维埃政权，要求红军停止进攻，双方举行和谈，划定边界。

波兰军队则趁红军攻入波兰，战线过长的时机，集中军队向西方战线左翼红军发动强大的反攻，迫使西线红军退却。

西南战线红军已逼近利沃夫，但由于红军总司令托洛茨基错误地调动第一骑兵集团军赴西线支援，西南战线也被迫退却。

波兰虽迫使红军退却，但也损失了极多的兵力，不得不于1920年10月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订立和约。

与波兰政府订立和约后，苏维埃政府便腾

出手来镇压国内的叛军——弗兰格尔叛匪。弗兰格尔军队的装备优良，拥有大量军事指挥人员，作战力强，他们逼近了顿涅茨煤矿，企图与波兰军队会师。

为了消灭弗兰格尔，党中央再一次提出动员口号：

“记住弗兰格尔！歼灭弗兰格尔！”

1920年8月2日，党中央决定把弗兰格尔这一线划成独立战线，派斯大林组织战线的革命军事委员会。

9月底，苏维埃任命伏龙芝为战线司令员。他命令第一骑兵集团军插入克里米亚半岛与大陆联结处——别列克普地峡，切断了弗兰格尔与克里米亚的联系。10月28日红军主力开始打了一场大规模的围歼战，弗兰格尔主力损失10万人以上。

11月，战线正式定名为南方战线。

弗兰格尔见无法实施进攻，便将军队退入克里米亚半岛，企图依靠半岛的有利地势固守。外国军事专家帮助弗兰格尔在别列科普地峡处修建了坚固的工事，并配以强大的炮兵阵

地。

1920年11月6日，红军先锋队伍强渡锡瓦什湖，在工事的后面与正面攻势相配合，于11月9日攻克工事。红军亦于11月17日全线结束南线战斗。

弗兰格尔残部逃往国外。

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政府领导劳动人民，取得三年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击败了协约国支持的三次武装叛乱。这一胜利，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它的胜利，巩固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果实，保卫了苏维埃——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保证了苏维埃俄国可以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苏维埃俄国在这次斗争中，更加强大起来。

它的胜利，也是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胜利，它向全世界表明了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

第六章　尾声

功勋卓著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1918年3月，苏维埃俄国同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退出了帝国主义战争，争取了一个恢复经济建设的机会，但时间太过短暂。不久，一战结束，协约国帝国主义就开始对苏维埃俄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武装干涉。国内的反革命力量也联合在一起，发动大规模的内战。

苏维埃俄国面临灭亡的危机，被迫把全部力量集中于战争的轨道上来，使国民经济集中于战争。

苏维埃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非常措施，就是著名的“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

1918年9月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

颁发了命令，宣布：苏维埃共和国成为一个军营。

1918年8月5日，颁发了“关于产粮区强制实行商品交换”的办法。

1918年10月30日，颁发了“关于向农村雇主征收农产品实物税”的命令。

11月21日，颁发了“关于组织一切产品，个人消费品及日用品的居民供应”法令。

1919年1月11日，人民委员会颁布了“关于国家出产谷物省份征粮办法”的命令，在全国施行谷物和饲料的余粮收集制。这种余粮收集制的方法，后来也扩展到其他农产品方面。

1918年夏至1921年初，在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同时，苏维埃政府还颁布了其他许多重要法令。

内战时期，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十分缺乏，这是由于一战的影响及帝国主义经济封锁的缘故。因而苏维埃政府对居民的粮食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供应，规定由政府统一实行调配制。市政公共设备及分给工人的住宅，均予免

费。

居民凭卡片证免费或按规定的价格获得一定的粮食和工业品，工人比一般居民所获食物和物品要多一点儿。

战时共产主义的特点是经济实物化，因而就缩小了货币、信贷和金融的作用。

内战时期在交换和流通方面，基本上取消了市场关系，禁止商品的自由交换，而由国家通过消费合作社组织城乡产品的直接交换。

粮食问题是内战时期一个非常尖锐、非常重要的问题。余粮收集制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余粮收集制，就是“收集农民的一切余粮，有时甚至不单单收集余粮，还收集农民某些必需的粮食，以求能保证军队进行战斗和使工业不至于完全崩溃。”

征集余粮是按政府规定的阶级原则进行的：富农最多，中农次之，贫农一般不予征收。但有时不得已，也征贫农的粮食。

由于粮食对于战争及苏维埃政权的重要性，政府完全禁止私人买卖粮食。国家必须以有限的粮食保证前线将士的需要，必须禁止投

机分子通过粮食买卖进行发财致富的勾当。苏维埃政府于1919年10月21日，建立了一个由契卡直接领导的“特别革命法庭”。这个法庭负责打击投机分子以及对粮食的盗窃分子。

苏维埃政府对余粮的收集，完全是根据国家确定的价格加以收购，而只付给正在迅速贬值的货币。列宁对广大农民说，农民是将粮食贷给国家的，货币并不是谷物的等价交换物。

广大富农、中农强烈反对余粮收集制，一部分贫农也对余粮收集制表示了不满情绪。工人去农村的征粮队，往往带武器征粮，否则更难完成。农村中隐瞒谷物种植面积以及粮食产量的现象十分普遍。

工业企业的普遍国有化是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在工业方面的措施。1918年6月28日，政府宣布了关于大工业企业的国有化法令。大工业企业的国有化完成后，中、小企业也实行了国有化。

工业企业的普遍国有化，对巩固苏维埃政权具有重大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意义。

苏维埃国家机关也都投入于为国防工作

服务的行列，有的机关几乎停止了活动，将所有的人力、物力投入到工业、国防部门。

为了加强对国有工业企业的领导，在最高国民经济管理委员会下面成立很多的总管理局，在1920年已有52个。它们分别集中管理各个部门的所有企业。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苏维埃俄国渡过危急的有力手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政策是正确的。它保障了军民的粮食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保护了大中型国有企业的运行，对击败国内外敌人的进攻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但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不是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经济上的必然阶段。

布哈林等在国内战争结束后仍然主张延用这一政策，说这是从资本主义通向社会主义的里程碑。这是错误的。

由于经济亟待恢复以及由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愈来愈不适合内战后的国家经济发展，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1921年被新经济政策所

取代了。

私有制的祭坛——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十月革命不仅是俄国历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也是人类历史从资本主义社会向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过渡的一次伟大的革命。十月革命冲破了资本主义世界一统天下的局面，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

它是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人类历史上发生了多次革命，但不能与十月革命相提并论。以往发生的革命都是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受益的总是上层剥削者，劳动人民总是被排除在胜利果实之外。革命的胜利者只是少数人战胜另一些人的革命。

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劳动人民追求真正平等的一次伟大实践，它真正地在政治、经济上完成了法律上的平等。十月革命破天荒在地球 1/6 的土地上建立一个历来被压迫的人

民的政权——无产阶级专政，把全世界人民梦寐以求的理想变成活生生的现实。

十月革命给全人类展出了一幅共同美好前景。

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它使一再受压迫的无产阶级和贫苦大众第一次成为政权的主人，它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使苏维埃政权保证它的公仆本质，苏维埃政府采取了两项关键的措施：（1）机关工作人员必须受人民的监督，人民可以选举或撤换那些不被认为是公仆的机关工作人员；（2）为了保证机关工作人员不至腐化成官僚，苏维埃政府将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定在工人工资的水平线上。

这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这也是十月革命的原则！这更是无产阶级政权的原则。

十月革命，永远是被压迫阶级的榜样和里程碑。

西方不亮东方亮——列宁的预言发生错位

1924 年 1 月 21 日，列宁在哥尔克村病逝。

十月革命后，列宁曾预言：欧美等西方国家将很快发生无产阶级革命风暴，与俄罗斯革命相呼应。但是，这场风暴却迟迟没有到来。

然而，列宁未能料到，当他带着遗憾在哥尔克村悄然逝去的时候，在遥远东方的古老国度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无产者们却开始了又一场为资产阶级掘墓的运动。真是西方不亮东方亮，列宁的预言在这里发生了错位。

25 年后，中国革命取得了彻底胜利。从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世界阵营中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社会主义已经能够在全世界和资本主义相抗衡，并且愈来愈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这是十月革命的继续。

诚然，人类在向未来社会前进的过程中，

会走出多种不同的道路。但是，在俄国大地上发生的这场将私有制送上人类文明祭坛的革命，作为一次伟大的人类社会实践，将永远名垂史册！